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三十三年

第 2081 次会议

1978年6月16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2081)	1
通过议程	1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723 和 Add.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1964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1965年1月1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 2081 次会议

1978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3 时 30 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马利奥·罗隆·安纳亚先生(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加拿大、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临时议程(S/Agenda/2081)

1. 通过议程
2.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723 和 Add.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723 和 Add.1)

1.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 2080 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兰季斯先生，希腊代表帕普里阿斯先生和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第一个发言人是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罗兰季斯先生，现在我请他发言。

3. **罗兰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您担任这个庄严的机构的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深信，在您明智的领导和指引下，理事会的讨论一定会富有成果。我国代表团和我看到，一个塞浦路斯与之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国家玻利维亚的代表在主持这次辩论，感到特别高兴。

4. 我还想代表我国政府对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按照联合国的决议为推动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而作的不倦的努力表示我们热烈的感激和赞赏。他的任务是极其困难和微妙的，但是他杰出地执行了他的任务。

5. 我们也要赞扬副秘书长罗伯托·古耶尔先生和布赖恩·厄克特先生以及他们在秘书处的能干的合作者们在这一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

6. 我也要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加林多·波尔先生以及他的副手雷米·戈尔热先生竭诚尽力执行他们在塞浦路斯的困难而棘手的任务表示我们的赞赏。

7. 我们还希望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司令詹姆斯·奎因少将以及他属下的官兵们在履行他们的职责中堪为典范的作风表示我们的赞赏和高度的推崇。

8. 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自愿提供人员和金钱，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能够继续执行它促进塞浦路斯和平事业，从而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各国政府，我们的确是很感激的。

9. 当然，在结束我对各方面致谢之前，我还要对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的代表昨晚工作到深夜，直到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得以通过〔第 430(1978)号决议〕，表示我的敬意和感激。

10. 安理会在今天早晨通过了一项决议之后今天又举行会议，以便在秘书长 5 月 31 日报告的基础

上审议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活动。这些每六个月一轮的会议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安理会除了照秘书长的建议并根据情况的需要来延长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外，能够从秘书长报告所提出的事态发展来回顾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个实质方面的情况。这个做法是有益而且合法的，但是安理会各理事国对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要视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些实质方面而定的做法是否适当，表示某些忧虑。至于我个人，我认为这种忧虑有其合法性。塞浦路斯问题实质上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根据宪章这完全是在安理会的职权范围以内，我相信，这个问题的实质方面应当由理事会专门召开会议来进行充分的审议。在这样的会议上，应当按照联大关于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强行实施联合国对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的建议，作出符合局势的需要的决定。如果在这样的会议上，一些实质问题能够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载明的有效执行决议的规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我们是准备接受上述新程序的。因此，鉴于土耳其一直以抗拒蔑视的态度对待这些决议，我国政府保留在适当时候向安理会提出以下要求的权利，即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安理会应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宪章第七章规定的为执行联合国自己的决议而采取的实施措施。

11. 为了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我想扼要地谈一谈 1974 年以来的主要事态发展，特别是自从上次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任务期限和在此之前的主要事态发展，这些事态是同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

12. 人们还记得，土耳其在 1974 年 7 月和 8 月猖狂入侵我国之后，40% 的塞浦路斯领土被土耳其军队占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占领着 20 万土著塞浦路斯希族居民，即岛上全体居民的将近三分之一，成为自己国家的难民，至今依然如此。

13. 不设防的城市和乡村受到猛烈的轰炸，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俘虏被成群地处决，宗教圣地被亵渎，财产被劫掠，妇女被强奸，数以万计的从土耳其来的土耳其人把他们占领的地区变成殖民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罪行，这就是土耳其入侵和占领的景象。

14. 我不需要具体多谈这个问题，其悲惨情况过

去已经多次提请安理会注意。我不需要多谈这个入侵和占领的种种罪行。这些罪行，在这个正义公道的神圣会场里，已经一再受到谴责。我只想提醒安理会，如果我们期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记住过去。

15. 从去年年终那段时间以来，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有三个主要的事态发展。

16. 第一个事态发展是联合国大会去年 11 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 32/15 号决议。我想提醒理事会，在这项决议中，大会认识到塞浦路斯的局势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建议安理会应当经常对塞浦路斯问题进行审查，并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推动大会有关决议在各个方面的有效实施。我还要指出，这些决议的主要方面是撤走外国军队，全部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停止外国的干涉，由两族人民就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体制举行自由的谈判，而由于土耳其对这些决议采取蔑视的态度，使之至今未能付诸实施。

17. 第二个事态发展是土耳其方面提出〔S/12723，附件〕声名狼藉的 1978 年 4 月 13 日建议。即使与土耳其关系很密切的国家也把这些期待已久的建议说成是相当于实行分治，这是一种狡猾的但是掩盖得并不高明的手法，企图使入侵的既成事实合法化，它抹煞了国际行为和道德的根本准则并只能起到一个作用：即揭露了把争执双方分隔开来也就是把正义和非正义隔开来的深不可测的事物。“塞浦路斯土族人方面对塞浦路斯的要求只不过是作为平等伙伴的生存权利”〔第 2054 次会议，第 95 段〕。这是切利克先生 1977 年 12 月 15 日出席安理会时发出的一个谦逊的信息。1978 年 4 月，当这些建议提交出来的时候，这个信息有了少许变动。伙伴关系这时变成了分治的伙伴关系。他们所要求得到的那一份也是同样有节制的一份：占人口 18% 的人要得到 50% 的份额，这是现代数学的新方法，18 等于 82。

18. 由于土耳其的建议，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塞浦路斯希族人与塞浦路斯土族人之间的谈判已陷于停顿。由于这些建议是与双方同意的适当地保持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联邦宪法背道而驰，从而使两族之间的谈判陷入了僵局。这些建议

必然会使这种谈判是否有效成为问题，因为双方现在很明显是有矛盾的。当一方是旨在保持作为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独立的塞浦路斯，而另一方却寻求把它肢解和分割时，这反映出双方有着严重的矛盾。

19. 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决不会同意肢解它们的岛屿和摧毁其独立存在以及作为一国人民所具有的身份。因此，我们此刻在这里重申，我们不参加以分治建议为基础的任何方式的会谈和谈判。

20. 两族之间的谈判，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规定得很清楚，是要解决塞浦路斯内部的结构问题。相形之下，土耳其对塞浦路斯领土的侵略性占领这个国际问题并不是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联合国的那些决议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领土问题的谈判。这些决议只是要求外国占领军赶快撤走，停止外界的干涉，难民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园。这些决议把谈判放在适当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内部的结构问题。这些决议特别载明，这种谈判应当是自由地举行的。这就是说，首先必须解除塞浦路斯被外国军队占领的状态。外国军队的留驻以及它的既成事实的罪恶活动——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统计——一直是在破坏和摧毁谈判的真正目的。

21. 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所采纳的程序和优先次序是根据宪章而来的。宪章第六章谈到举行和平解决争端的谈判，以杜绝或防止侵略。如果侵略已经发生，宪章就不再提到谈判，而是根据第七章，要求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并要求通过采取宪章所规定的适当行动来执行这种决定。侵略不是一个谈判的问题。侵略必须通过决议来加以制止，局势必须恢复到侵略以前的状态。

22. 尽管塞浦路斯政府的立场象前面所说非常明确，它还是表现出灵活性和善意，在枪口的胁迫之下同意就被入侵和半占领的国家的前途问题进行谈判。但是，这样的态度并没有受到赞赏。接着，我们被要求就出卖我们的国家举行谈判。他们要求我们就怎样安排我们的葬礼举行谈判。我们拒绝这样做就被指责为顽固。鉴于分治和统一这两个概念在性质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表明分治是不会通过谈判而变成统一的，因此我们就被斥之为顽固不妥协。

23. 在这方面，我想我应当提到基普里亚努总统进一步作出的表示：他表示愿意与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会晤，以探讨是否有可能就恢复谈判找到共同的基础。基普里亚努总统是联合国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唯独只有土耳其例外）公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他为了使事情变得容易办一些，甚至同意与埃杰维特先生作私人会晤。可是这个建议却遭到埃杰维特先生的拒绝。

24. 第三个事态发展是塞浦路斯总统建议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和在联合国大会基本的决议，第 3212 (XXIX) 号决议第六段的基础之上采取步骤使塞浦路斯问题摆脱目前的僵局，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项建议：塞浦路斯共和国实行完全非军事化和解除武装，而其国内治安则由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塞浦路斯土族人混合组成的警察部队在联合国国际警察部队的长期指导和控制下负责维持。这项建议在秘书长报告的第 57 段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是一项大胆的有想象力的倡议，它越出了联合国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既定立场，这样做可能证明，这不仅是朝着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重大发展，而且在目前正由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讨论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总目标的范围内建立和平区这个问题上加以更广泛运用的一副催化剂和一个创新。

25. 我们认为，安理会在目前这个时候，趁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务期限（由秘书长建议并且已在今天上午完成的）和重申其先前的各项决议之机，来考虑这三项重要的事态发展是适宜的，即：需要采取措施来实施联合国的决议；土耳其的建议除非作根本的修改，它的本质就使得两族之间的谈判不可能恢复；在实施联合国决议的范围内实行非军事化的大胆的新建议。同时，我要强调，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各个国际方面进行充分的实质性辩论，并由安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实施它本身作出的决定。塞浦路斯政府坚决相信，为了有关各方和世界和平的真正利益，安理会通过采取宪章第四十一条到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集体行动来实施它的决议，是十分可取而且必要的。

26. 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想提一提现在摆

在我们面前的报告中的第70段，关于处于被包围领土之中的人的问题。其中说：

“北方的局势……在我们审查的这段时间中有了改善……北方的塞浦路斯希族人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形势有了相对的改善。”

但是，实际情况是，北方的局面没有实质的变化。1975年8月2日协议〔S/11789,附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不仅没有得到土耳其方面的遵守，他们在得到了这项协议的好处之后就完全背弃了自己作出的保证，而且所有的骚乱都以原先的型式继续出现。这一切由一系列有根有据的权威报告和讲话揭示出来，它们准确地描绘出了我们所审查的这段时间北方的形势。这包括强占财产，盗窃，夜间闯入民宅盗窃，强奸，纵火抢劫，毁坏教堂和墓地和实施各种各样的威胁恫吓，还有继续停止一切医疗服务，没有必需的行动自由，这种种都是违反上述协议的。

27. 我们，塞浦路斯人民和政府，对联合国组织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寄予非常大的希望。我们不是天真。我们对现实有第一手的经验。我们知道，你的声音，我的声音，这屋子里的所有人的声音，在离开这房子外边不很远就听不见了。我们知道，这个组织的力量已经由于学会了藐视它的决议的人的骄蛮行为而遭到削弱。但是我们仍然信任它。如果我们放弃我们对联合国前途的信心，我们也就丧失对人类前途的信心。

28. 我们将尽我们的最大力量，我们将同秘书长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同他一起寻求对我们的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我们将表现出善意、诚意、灵活性、理智和公正。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和尊严，在这座大楼里，我们寻求过正义并且找到了正义。我们希望，这种正义将能够在整个世界实现，我们确信是会实现的。

29.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希腊代表，我现在请他讲话。

30. **帕普里阿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能够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表示热烈和诚挚的祝贺。你的权威和信誉以及你的资历是使这一重要项目的辩论取得圆满成果的最好保证，我们的代

表团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你代表着一个以传统的友谊和文化的纽带同我国联结起来的国家。我还要谢谢你和理事会的理事国让我参加这次讨论。

31. 安全理事会根据秘书长的建议决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这项得到塞浦路斯政府同意的决议也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我们当然同意载于秘书长5月31日的报告的第81段中这样一段话：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继续留驻，对于使这个岛屿的潜在危险局势得到控制，对于便利人们寻求和平解决办法，都是不可缺少的。

32. 我借这个机会代表希腊政府，向那些自己支出相当可观的费用来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分遣队的会员国，对于自愿地为维持这支部队而作出贡献的那些国家的政府，深表赞赏。此外，对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奎因少将和这支部队的官兵们以堪为典范的道义精神和效率执行他们困难的职责和人道的任务，我们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最后，我要向最近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职务的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先生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我可以向他保证他将得到我们充分的合作和协助以胜利完成他的使命。

33. 在审议秘书长的报告时，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罗兰季斯先生已经如此娴熟和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塞浦路斯问题所涉及的更广泛的影响和方面，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再详谈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要正式声明，希腊政府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①期间提出的那项建议，塞浦路斯外长今天在谈到塞浦路斯共和国在全面实施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和公平解决这个问题范围内实行完全非军事化和解除武装的时候又重申了这项建议。

34. 现在我要对我们正在讨论中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我们从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报告中再一次遗憾地看到，在实施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①《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2次会议。

35. 这样一来，岛上三分之一的居民，大约有20万人，依旧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难民，被强行阻止返回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园，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粗暴地侵犯了人权。此外，还为了便于殖民者定居而侵占他们的财产，这个事实本身又是彰明较著地违反了基本的国际法准则和关于被占领土的居民待遇的日内瓦第四公约。还有，塞浦路斯共和国很大的一部分领土（大约是40%）继续受到外国军事占领和控制，而置宪章的原则和以下各项决议于不顾：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赞同第3212(XXIX)号决议的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以及安理会和大会后来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3395(XXX)号决议、第31/12和32/15号决议。

36. 具体来说，关于秘书长报告的内容，我们再一次遗憾地注意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S/12723，第15段〕，北方的局面仍然与1975年8月2日于维也纳达成的协议不一致〔同上，第70段〕，数量相当可观的商品和其他动产在新的市镇法马古斯塔（瓦罗沙）被抢〔同上，第24段〕，在失踪人员的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同上，第71段〕，使他们的家属依然生活在痛苦之中。

37. 报告也透露，北方塞浦路斯希族的人口进一步减少到只剩下1,731人〔同上，第42段〕。在1977年6月7日的秘书长报告中，北方塞浦路斯希族的人口是2,000人〔S/12342，第20段〕，相形之下，证明这个实际水平是在一年之中人口减少了14%。

38. 关于秘书长的斡旋工作的报告第五章和载有秘书长评语的第七章，再次令人感到失望和忧虑，我相信安理会也会有同感。的确，尽管我们尊敬的秘书长在执行他的斡旋使命中作出了极为辛勤的努力，以使两族的谈判再次恢复起来，但是却未能为举行有意义的谈判创造适当的基础。在这里，我要向瓦尔德海姆先生和他的同事、副秘书长罗伯托·古耶尔先生和布里安·乌尔古哈特先生转达我国政府真诚的感谢和深深的赞赏。

39. 安全理事会在过去四年中审查了秘书长关于在他的主持下在维也纳举行的六轮两族间会谈结果的报告，对于造成僵持局面的原因是完全了解的。

在形形色色的借口之下，另一方固执地不出来提出建议，这种建议应当是符合大会和安理会决议的，并且能够促进恢复举行认真而有意义的对话的。不幸的是，秘书长最近作出的努力也不能使他避免遭受与过去同样的挫折，这在他的评语中已有力地反映出来。

40. 鉴于有关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建议近来人们谈得很多并故意制造了许多混乱，其目的安理会是完全意识到的。因此，为了维护安理会的利益，我要澄清某些重要的事情。

41. 希腊总理说过，把建议提得很具体还是不够，还应当提得合理，这样才能成为恢复两族对话的基础，使问题得到公平的解决。当然，我们并不想对怎样才算合理作出自己主观的解释。在安全理事会中，在联合国中，在世界舆论中，幸而存在着能够客观地指引我们作出判断的共同准则，让我们衡量什么是公平和合理。

42. 一个占人口总数18%的少数人，坚持要占有实际上为这个百分比的两倍的领土，这难道是合理的？剥夺难民返回自己家园和收回自己的财产的任何希望，这难道是合理的？一些建议所要求的只是由宪法规定对塞浦路斯岛实行分治，而没有别的，难道要求秘书长来主持对一个会员国实行这些建议所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的肢解是合理的？一些建议不尊重不结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起码要求，而尊重这些要求是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有关决议所明确要求的，可是有人却要求以这样的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这难道合理吗？

43.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谈判过程决不应被利用来作为一种拖延手段，用以肯定既成事实，或者造成一种不可挽回的丑恶局面，强制受侵害的一方来使之合法化。这样一种企图无论如何也是徒劳的。联合国和人类在别的地区有过使用同样手段的惨痛教训。

44. 因此，如果另一方愿意通过两族会谈来得到谈判解决，而不是空口说白话地高唱“灵活性”，它就应当以善意和合理的建议来作出响应，这种建议对于塞浦路斯政府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基础。

45. 我可以向理事会保证，希腊政府将一如既

往，继续给秘书长的调解使命以充分的支持，对他为塞浦路斯问题一切方面进行真正的谈判扫清道路所作努力给予一切协助。我们相信，只有遵照宪章的基本原则，实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通过认真、真诚和有意义的谈判，塞浦路斯问题才能得到和平解决。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说得很对：

“决不能把现状当作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有效的可行办法，因为当前的局面即包含着有潜在危险的不稳定因素”〔S/12723，第77段〕。

46. 毫无疑问，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是一种最急迫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潜在的爆炸性局势和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这是在大会第31/12号决议中已经指出的。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负有特别的责任。

47.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登克塔什先生，安理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48. **登克塔什先生：**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国给我这个讲话的机会。

49. 我上一次亲自到理事会来作这样的发言是在1964年2月〔第1099次会议〕。我是从在流着血的塞浦路斯来的，在那里，我的社区受到塞浦路斯希族领袖组织的秘密军队的袭击，他们是按照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计划组织这种秘密军队的，目的是要搅乱由两族人组成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以便把这个岛统一到希腊去。我的人民撤出了103个村庄，为的是到好一些的地区去寻求安全；土族人有四分之一成了难民，到处都面临着死亡；死亡降临在路上也降临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得保卫自己。那里没有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没有人来帮助或者保护我们，而目前的趋势是1963年12月21日发起的进攻将以胜利告终，从而使塞浦路斯希族人可以庆祝两个圣诞节了，马卡里奥斯主教在展望这个胜利时就是这样说的。

50. 我来到这里，经历了重重困难才允许我发言。我阐明了实际情况；我讲的话里没有虚假；我描绘了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一切，即使在这个时刻，我的人民仍在遭受袭击，希腊电台和希腊新闻机关在散布消息说，政府的治安部队正在平息土族社区发生的叛乱。

51. 当安理会通过了1964年3月4日的决议〔第186(1964)号决议〕时，我哭着离开这个会议室，因为我知道另一方会怎样解释这项决议，但是安理会的理事国叫我们放心，说决议的解释权是在安理会手中，我们担心的事不会发生。我们担心的是，塞浦路斯希族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政府举行了政变，仅仅是因为那是一个由两族人组成的政府，把我们完全排斥在政府之外，使我们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 protection，把我们当作在塞浦路斯没有任何权利的叛乱分子进行搜捕——会把这项决议解释成为进一步授权给他们把塞浦路斯土族人清除出塞浦路斯。不幸的是，它们正在继续作出这样的尝试。军火和武器运进了塞浦路斯，尽管安理会的决议反对这样做。把从希腊来的希族士兵偷偷地运入塞浦路斯，与43,000名塞浦路斯希族人一起把我们赶走，尽管安理会的决议反对这样做。重型武器和军火从希腊运进来摧毁土族社区，或者至少是要阻止他们不受保障条约的救护。

52. 我们是从那些年活过来的。安全理事会逐月接到秘书长的报告，表明了土族人的悲惨境况，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被派到那里，以防止对土族人的一场血洗，我们感激他们以不偏不倚的方式保护了我们11年，一直到1974年。

53. 在那些年里，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一再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塞浦路斯同希腊统一。在希腊众议院的决议当中，还有着这样一些决议，表明其目的是要与希腊合到一起，任何挫折都不能阻止他们达到这个目的。

54. 我的一族是生活在被称之为土族地区的一群小村庄里，他们保护着自己不受塞浦路斯希族人的不合宪法的统治。3万土族人继续当了11年难民。土族社区仍然是塞浦路斯预算不管的一个地区，这个社区的成员被当作塞浦路斯的长期旅游者，他们得从外面汇进外汇，把所有这些钱花在希族的市场。

55. 这就是塞浦路斯问题的背景。我不得不再一次讲到这一切，因为我得拧自己一把才知道我不是从月球上来的，安理会的理事国也不是从月球上来的。在听了罗兰季斯先生的发言之后，除非你是对塞浦路斯一无所知才能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56. 由于我上次即1964年在这里的活动，我回塞浦路斯时，我被阻止不许进入我自己的国家。那些自称是政府的人士作出决定，认为我在这里说得太多，我给他们的伤害太大，塞浦路斯不要我这样的人；象其他许多塞浦路斯土族人一样，有四年半之久我被阻止进入我的国家。今天，当我在安理会讲话的时候，我并不担心我可能再次被阻挡回国，这要归功于我们目前的景况，要归功于1974年恐怖的政变之后天赐给我的社区的解放。我们已经解放了。生活在遍及全塞浦路斯各地一群群村庄里的塞浦路斯土族人一些年来被残酷无情地当作政治人质对待，在维也纳第三轮两族会谈中与塞浦路斯希族人达成协议之后，他们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帮助下迁到了北方。今天我们听到有两个人发言说，所有那些土族人都应当回去在希族人的统治下再当人质，好让所有那些按照那项协议和在协议达成以前迁到南方去的希族人能够返回他们的家乡。这是一种安排，互相交换居民，必须这样做才能给土族人带来安全和稳固，这是一项对双方都要起作用的、与另一方作出的安排，而现在被置之不理了，而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却要求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这样做。

57. 在塞浦路斯这样一个由两族人组成的国家里，我们遭受了很多痛苦，一个民族社区要把这个岛统一到另一个国家去，另一个民族社区拒绝接受在他们看来是重新变为殖民地的做法；后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其结果是成立了一个由两族组成的共和国，可是现在我们却被要求要从多数与少数的比例这个角度来考虑前途问题。

58. 那些论据提到过去。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两族人民通过协议而创建的。在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里，塞浦路斯土族人有着不可剥夺的不可让与的权利，正象希族人也有这种权利一样；不多，也不少。

59. 今天，罗兰季斯先生说有一方想要摧毁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他用手手指指向我，或者说，指着代表的土族社区，或者说，指着一个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建立的联邦国家的政府。这不是事实。塞浦路斯土族人为了拯救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而死去。他们是被想要摧毁这种独立而与希腊合并的希腊族方面杀死的。在维也纳第三轮会谈中作出的安排，即互

相交换居民作为成立一个由两个社区组成的共和国的基础，就是为了推进拯救独立和主权的事业。

60. 从1963年到1974年，希腊族最高领导人拒绝同与他们平等的塞浦路斯土族人会晤和会谈。不进行这样的对话无助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1968年在较低一级开始了两族的谈判。这次对话有好几次接近于达成协议，但是从1968年到1974年，有人通过宣传指出塞浦路斯土族人方面是毫不妥协，不想解决问题。经过了一次政变以及随后的事态发展，才揭露了事实的真象。担任塞浦路斯希族人谈判代表的克莱里季斯先生后来透露，有好几次接近达成协议，但都被塞浦路斯希族委员会拒绝了。后来马卡里斯主教不得不讲话，他在政变之后在本会议室对安理会说，通过两族会谈是不会达成协议的，因为政变当局一直在进行干预，一个两面派的政变当局不允许他们在独立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61. 在我看来，这两个谈话本身就足以表明，通过对话，通过谈判，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民是能够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有人说，只要土耳其军队还在塞浦路斯，就不可能举行自由的谈判。土耳其军队驻在塞浦路斯正是为了给塞浦路斯土族人提供安全和平等，从而使谈判具有意义。当希腊占领军藐视安全理事会的权威暗中开到塞浦路斯并从1968年到1974年待在那里，而且武装的塞浦路斯希族人也待在那里的时候，谈判依然继续进行，但是谈判双方却不存在均势。

62. 今天我要讲的只是我方关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这些建议是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的，其目的是要防止过去的悲剧重演。但是，希腊方面拒绝这些建议的态度，表明了他们不想在现阶段与我们谈判。难道真的是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建议根本不值得考虑吗？我们说过，我们愿意不制定议程而举行会晤。我们愿意考虑反建议。的确，我们愿意在任何地方会晤以开始对话。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个盘算周到的“否”字。

63. 从1974年到1977年对方提出不与我们坐到会议桌上的理由是我们没有提出具体的实质性建议。我们曾经在对方认可下寻求并得到秘书长同意在

事先看一看我方的文件，以便确定我方的建议是否具体和具有实质性内容。我们向秘书长作了三天的情况介绍，这些会议可不轻松。他希望使自己确信我们的态度是灵活的，我相信，他想使自己确信能够拿到一些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到希腊人那里去。在研究了我们的建议之后，他说他认为这些建议是具体而有实质性内容的。他从维也纳来到塞浦路斯并与希族方面交谈，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今天听到了同样的论据——这些建议也许是具体而且有实质性内容的，但是这并不够。这些建议必须是合理的，体现在这种建议中的哲学必须是能够使希族方面认为是合理的。

64. 这是一个新的做法。我来到纽约时希望基普里亚努先生和土耳其、希腊的总理也会在这里，好让我们大家有机会彼此会见，探讨和调查该局势，最后议定对话是可能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凡是需要和平的人都不会把它丢掉或置之不理。土族社区需要和平。我们没有一块政府招牌。我们没有得到作为本组织的会员国的待遇，因为我们没有要求承认我们是单独的国家，而我们不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我们相信统一，我们相信同希族一起重建一个由两族人民构成的共和国。但是，因为我们缺一个政府招牌，所以我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吃了苦头。塞浦路斯希族人把自己当作塞浦路斯政府，而且人家也是这样对待他们，他们滥用权威，并且用来反对我们。他们在国际社会上继续侵略我们，剥夺我们的权利，从1963年以来，塞浦路斯人口的四分之一受到没有国籍的吉普赛人的待遇，他们没有护照，什么权利也没有。塞浦路斯希族人以为，他们可以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同时却象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补偿。他们不需要和平，他们已经有和平。

65. 塞浦路斯希族人说到他们的20万难民。这是一个整数，要是用来做宣传是很中听的。塞浦路斯希族人从来不谈这样的事实：即65,000名塞浦路斯土族人——占土族社区的将近一半——为了摆脱11年来受到希族人不公正的待遇，不得不迁移。而这却被当作无关重要。这些塞浦路斯土族人把值钱的农场、土地和房屋留在南方。希族人正当地占据了这些财产，并正在使用它们。但是希腊的宣传只提塞浦路斯土族人

在北方占据的财产。我们所种植的橙子表明了它们的原产地。每一个吃橙子的人都知道那是希腊橙子。而塞浦路斯的全部葡萄园有一半是在南方，都是由希族人经营的，产品由希族人运出口。但是我们的葡萄和酒似乎不能表明其原产地。

66. 我不再进一步详细说了，因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昨天我看到多少时间被浪费掉了，而安理会却以怎样的好心和耐性来对此作出响应。这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延长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为了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人们耗费了许多时间。我昨晚说过，我同情你们。我希望那些经受了昨晚那完全是为了打通两族间会谈的局面而不得不进行的折磨人的辩论的理事国，在看到了这一目的是如何达到的以后，会同情我们。

67. 我刚才说过，如果我们要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就一定要进行对话。经过了14年之后，我与马卡里奥斯主教有过两次会晤。这两次会晤产生了突破，并制订了作为我们建议的根据的非常完整的指导方针。我遗憾地说，塞浦路斯希族人方面现在正在竭尽全力来摧毁这个指导方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谈到少数和多数。如果少数和多数要在塞浦路斯的前途问题上起重要的作用，那末，南斯拉夫——我们且只谈一个国家——就必须分裂成为少数和多数集团，而不再成为由平等成员，不论其人数多寡，所组成的联邦制了。

68. 据说，在制订出四项指导方针时，基普里亚努先生是反对马卡里奥斯主教的。遗憾的是，他一意孤行地坚持他的反对立场。我们是支持那些协议的。我们为讨论和反建议敞开大门。我们的目的是与希族人重建一个由两个区域和两族组成的联邦共和国。我们的建议的每一个方面都公开供讨论、谈判和讨价还价。但有一点例外：“要象过去一样继续有效地禁止实行意诺西斯。不然的话，我们将永远不信任他们，塞浦路斯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希腊是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的，它应当告诉塞浦路斯的那些把雅典看作希腊文化中心的人们，应当有效地禁止意诺西斯而不能把它看作为新的领袖们今后进行冒险打开一个缺口，只有这样做是符合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和这一地区的利益的。

69. 我要离开会议迄今遵循的程序，向诸位，首

先是向你，主席先生，表示我的谢意。对于安理会理事国，我已经表示了同情，现在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以耐心、不偏袒和可以理解的方式设法帮助我们。

70. 我代表在北方的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瓦尔德海姆秘书长为了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公平和持久的解决所进行的热忱而不倦的努力，表示我们真诚深切的赞赏和最热烈的感激。我还要谢谢他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尽力使我们大家聚集到纽约来，当时他好意地设午餐、晚宴或茶会来请我、基普里亚努先生、埃杰维特先生和卡拉曼利斯先生出席。可惜，基普里亚努先生因为有人提到我也是与会者之一而拒绝接受邀请。我要他只管放心，我不会去吃任何不是放在我的盘子里的美食。但是我们并没有会晤。一个机会错过了。我对此表示遗憾。我并不反对他。我仍然愿意有一次会晤，我希望秘书长能设法使我们聚在一起。我知道这会有好处，因为要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除了对话，没有别的办法。

71. 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对秘书长的新任特别代表加林多·波尔先生表示欢迎，我们的社区已经和他相处得很好。他已经着手干得很好。我向他保证，在他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中，他会得到我们的最充分的合作。

72. 我还要向秘书处表示热烈的感谢和赞赏，特别是对于古耶尔先生，厄克特先生和谢里先生，感谢他们所作的不懈努力和献身精神，特别是在最近的塞浦路斯问题上所作出的新的努力。

73. 最后，我要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奎因少将，高级政治顾问戈尔热先生，向这支部队的全体官兵以及其文职工作人员，向所有为这支部队提供了人力和财力的各国政府，表示我们的感激。

74. 我希望，在今后六个月内，当我们再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报告由两个地区和两个社区组成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已经建立起来，你的工作将告结束，我们的努力将告开始，这就是促进两个社区之间的信任的努力。从两个社区过去的历史看来，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这需要有伟大的领导艺术，宽广的心怀，

勇气，而且还要善于抛开既往。但是，在我们做到这一切之前，看在上帝的面，我们不要假装说从1963年到1974年这11年我的社区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景况从未发生过。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这并不是对另一方表示善意。

75.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76.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6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要强调指出，看到一个土耳其与之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们感到满意。我还要说，对于你在磋商期间所表现的谨慎从事、客观和智慧，我们是多么感激。

77. 从去年12月的安理会会议以来秘书长为履行他的斡旋使命进行了非常积极的活动。他为了推动谈判进程作了不懈的努力，对此我们深表赞赏。他在其报告中，说明了他在这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能够克服障碍，给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和平的解决以新的推动力。我们错过了这样的解决办法已为时过久，从而损害了所有的有关方面的真正的长期利益，主要是塞浦路斯土族和希族人的利益。

78. 我要重申，我们对副秘书长厄克特先生和古耶尔先生和部队司令奎因少将的工作表示高度赞赏。

79. 我国政府欢迎任命加林多·波尔大使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我们知道，他作为外交家和律师都是很杰出的，我们确信他会成功地完成他的使命。

80. 最后，我要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官兵和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国家，再一次表示感激。

81. 关于两族间的会谈，我们正面临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局面，当事一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表示出愿意解决问题，可是另一方却顽固地拒绝来到谈判桌上。只不过在六个月以前，罗西季斯大使在安理会上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在谈判的进程中，必须由双方就宪法和领土的各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建议。”〔第2054次会议，第37段〕

在同一次会议上，希腊的代表说：

“在我们来说，我们希望再一次强调指出，为了得到成功的机会，这种谈判必须在具体建议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地进行，这种建议要包括问题的各个重大方面，其中包括领土和宪法问题。我用不着提醒安理会，塞浦路斯希族谈判代表提出的具体建议仍在等待着另一方的回答……因此，我也同秘书长一样关心着能够得到保证，双方都愿意就问题的一切主要方面进行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谈判，在得到这样的保证之后再建议举行新一轮会谈。”〔同上，第72段〕

82. 我们现在要提的问题是：自从人们表达了这种关注以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回答是，塞浦路斯土族人已经做了人们期望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提出了包括该问题的领土和宪法方面的具体和实质性的建议。因此，希族方面坚持要求的先决条件已经实现了。但是，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塞浦路斯希族人却认为，这项建议不能作为恢复两族谈判的基础。他们事实上是拒绝安理会决议所确定的谈判过程。昨晚在通过第430（1978）号决议以前进行的讨论和塞浦路斯希族人坚持要删去其中提到秘书长调解使命的一段话，这一事实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83.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再次概述了他在执行他的调解使命中与各方的许多接触。他在1月份访问了安卡拉，与埃杰维特总理进行了广泛的会谈，这位总理向秘书长保证，他将鼓励塞浦路斯土族人提出有关领土问题的具体建议和修改他们上次提出的关于宪法问题的建议。4月13日在维也纳，登克塔什总统的代表向秘书长提出了一个文件，讲明了塞浦路斯土族人的谈判立场的各个主要方面。秘书长于4月19日在尼科西亚亲自把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建议交给了基普里亚努先生。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是这样描写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反应的：

“他告诉我，这项建议不能作为恢复两族会谈的基础。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以及后来在当天的公开谈话中，基普里亚努先生强调说，由于塞浦路斯土族建议的哲学和概念都是他那一方‘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无论是这些建议的实质或是它的基础都不可能改善到成为可以谈判的程度。”〔S/12723，第53段〕

84. 基普里亚努先生显然发现了一种新的谈判方法。他想要成为决定另一方提出的建议是否可以接受的唯一裁判，并且既充当谈判的一方，同时又是一个仲裁人。但是，基普里亚努先生的态度既傲慢，又完全无理。的确，他怎么能说，塞浦路斯土族方面的建议的哲学和概念是不能接受的呢？它们只不过是反映了马卡里奥斯主教和登克塔什总统在1977年2月会谈中一致同意的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由两个社区和两个地区组成的国家的指导方针。

85. 《纽约时报》5月12日社论特别指出了这种自相矛盾之处：

“实行某种分享的权力是必要的，这一点即使塞浦路斯希族已故的领袖马卡里奥斯主教也是承认的。他在去世之前几个月正式承认，塞浦路斯将会成为由两族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土族的建议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它主张实行最大限度的分治。最低限度的联邦制政府管理对外政策和国防，共同的货币，协调全岛范围的计划和企业，如旅游业；所有其他职能都交给……联邦，每个邦通过平等的代表权程序对联邦的决定有否决权。

“尽管塞浦路斯希族人原则上同意实行联邦制，但首先正是这个否决权他们认为不能接受。他们仍然指靠着人数的分量。但是，很难理解，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联邦没有否决权怎样能行得通，至少是在互不信任的情绪还如此之深的时候。如果这个体制要开动得起来……两个社区就必须在政治上取得平等，尽管他们的人口众寡悬殊。

“塞浦路斯土族人说，有关他们的建议的一切都是可以谈判的。但是很可能他们不能大大偏离他们建议的宪法纲要，他们也不应当这样做。但是你也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迫使他们再让出一些领土。塞浦路斯希族人不同土族人进行认真的讨论是永远不会知道还能得到多少领土的。这种讨论应当进行，如果美国的禁运现在在碍事的话，那就应当取消。”

86. 正如国际新闻界所承认的那样，尽管基普里

亚努先生采取了极端消极的立场，塞浦路斯土族人继续保持着最和解的态度。登克塔什总统前来纽约向秘书长再次证实塞浦路斯土族人对两族会谈的立场。在5月22日发表的一次谈话〔S/12715，附件〕中，他强调说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建议体现出一个谈判的立场，可以为进行谈判提供一个起点，土族方面向秘书长作出保证，他们将不带成见和本着和解和灵活的精神去参加谈判。他重申，瓦罗沙将来的政治体制是可以谈判的。登克塔什总统在他的感人发言中提醒安理会记住塞浦路斯悲剧的历史前景，他再一次就所有这些方面作了论述。

87. 在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历次辩论中，所有的会员国都一再说，除了两族谈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选择。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76段里强调这一点说：“关于程序的各个方面，除了两族代表举行谈判之外，事实上也许没有别的选择。”

88. 基普里亚努先生为了转移视线，不让人注意他那不妥协的立场，提出了要同埃杰维特总理会晤的建议。但是这种会晤是不必要的，没有意义的。进行谈判的当事方是两个社区，而不是塞浦路斯土族人和希族人。土耳其政府再三表示过，它愿意接受从两族会谈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并且保证，只要问题一解决，土耳其军队就撤出这个岛，只有根据协议规定授权继续留驻的军队除外。土耳其已经从岛上撤走了16,000名士兵，并且表示随着两族会谈取得进展，还将进一步削减。埃杰维特总理和基普里亚努先生举行会晤，除了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宪法局势所持的原则立场不相容之外，将不会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土耳其总理为了促进两族会谈而探索一切途径，建议举行会晤或非正式会议，由他、希腊总理、登克塔什先生和基普里亚努先生参加。据登克塔什先生提醒我们，甚至有人建议举行某种社交集会，以便大家能够碰面。但是，基普里亚努先生表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登克塔什先生一起参加集会。

89. 这样讨厌同登克塔什先生在一起是使人吃惊的，因为基普里亚努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1月15日参加过秘书长在尼科西亚举行的午宴。更加严重的是，这表明了基普里亚努先生拒绝与他的对手会晤是决意要长期地阻挠两族间的对话。他显然是眼睛在看着秘

书长报告第73段中提到的那些无关大局的因素。但是，如果他以为这些因素，不管它们朝哪个方面演变，能够动摇希腊政府或塞浦路斯希族人的基本立场，那他就是过于自欺了。抱着错误的有害的希望，采取拖延手法，不去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样做的唯一结果是进一步侵蚀两族互不信任的气氛，减少妥协的机会。

90. 我对希腊代表的发言深感失望。我原来期望，至少他会谨慎地吁请恢复两族的会谈，他多少会公平对待塞浦路斯土族人和土耳其政府的和解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可是他只是响应了塞浦路斯希腊人代表散布的没有根据的滥言。他轻易忘记了希腊在其政府于1974年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摧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反而宣称他有特权来决定塞浦路斯土族方面提出的建议是否合理。

91. 秘书长报告再一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当前塞浦路斯形势的估计。秘书长报告说，停火线之间的局势依然是平静的。在他前两次报告中，这是在1977年6月〔S/12342〕和12月〔S/12463〕提出的，他也说局势是平静的。因此，很明显，向着平静发展的趋势是持久的。在目前这个报告的第70段里，秘书长在谈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活动时说：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现在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支部队的人员现在得到了机会，可以同这个地区内的塞浦路斯希族人私下谈话。住在北方的塞浦路斯希族人现在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情况有了相对的改善。我有一切希望，这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

在第71段里，秘书长指出：

“还没有……可能建立一个调查机构来寻找和计算两个社区的失踪人数。”

92. 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个事态发展应当予以澄清。土族方面前不久接受了第三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向他们提出的最新建议，并且表示他们愿意与希族方面会晤，以最后确定必要的安排。我必须再一次提请安理会注意，正在谈判的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土族联邦管辖下的地区驻扎、部署和执行任务的安排并没有完成。关于这支部队在塞

浦路斯北部的作用没有达成协议，这是一个对于这支部队原来由第 186(1964)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期限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93. 现在我要简单地谈一谈我国政府对今天上午安理会通过的第 430(1978) 号决议的立场。和先前的几项决议一样，在序言部分第三段里，不相干地提到了一个塞浦路斯政府。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是大家熟知的。这个实体在法律上或者在实践上都不存在。1974年 7 月希族的军事政变所带来的事态，其目的是要把塞浦路斯合并于希腊，但结果造成了在岛上建立两个截然分开的行政当局。这一现实情况在 1974年 7 月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得到土耳其、希腊和联合王国这三个保证国家的承认的。另一方面，马卡里奥斯主教和登克塔什总统 1977 年 2 月 12 日拟订的纲要协议为一个联邦制的由两族组成的共和国奠定了基础，并且规定了塞浦路斯土族和塞浦路斯希族这两个单独的行政当局要实行合并。由于这些原因，鉴于序言第三段所载的内容，土耳其代表团就不能全盘接受刚通过的决议。

94. 这项决议包括两个执行部分。在第 1 段中，安理会把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听到登克塔什总统通知安理会，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认可这项决议之后，我们也同意了这一延期。在第 2 段中，安理会重申了秘书长在两族谈判中的调解使命，就象第 367(1975)号决议第 6 段所规定的那样。我已经详细说明了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我们坚决支持这项使命，并且决心尽我们所能使恢复两族会谈成为可能。事实上，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土族社区也提供充分的事实以证明他们是愿意以和解和妥协的精神进行谈判的。如果另一方也以这样的精神作出响应，解决悲剧性的塞浦路斯问题就伸手可及了。

95. **巴顿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和其他发过言的人一起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崇高职务。我必须说，你是受到了一场通常并不给予新的主席的炮火的洗礼，并且表现了显著的技巧和外交才能。对于你担任主席的杰出的才能，我向你表示祝贺。第二，我也要赞扬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代表，担任主席的杰出的工作，他帮助我们度过了风暴的 5 月，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96. 我看这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表现，但是，我们曾经希望，塞浦路斯的情况会使这支部队现在能够着实减少。因此，我们看到秘书长的报告中说，不能这样做，而且他为了促进实实在在的谈判而作的努力并不成功，我们感到非常失望。

97. 作为提供了军队的国家，我们当然特别关心这种局势对于是否有可能不再需要这支部队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也许可以说，如果我们能够说明，自愿捐款给维持这支部队的特别帐户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增加，那么，我们的忧虑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减少的。但是，在这些方面，同样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98. 然而，我们在报告中看到，在过去六个月里，战局有了若干积极的方面。秘书长指出，局势是平静的，没有发生严重的破坏停火的事情。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卡帕斯半岛的行动自由有了改进。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司令同国民卫队和土耳其部队的合作和通讯渠道也继续保持着。

99. 秘书长指出，为了给进一步的重大措施打开一个口子，有两个地区可能有某些希望能够就地处理目前的僵持局面。这就是在瓦罗沙，联合国可能为之提供援助使它不致于老是空无人烟，和在尼科西亚国际机场，它是由联合国部队控制着的，还没有开放通行。我们希望这两个地区都能取得进展。

100. 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要对秘书长为进行斡旋，以协助和平进程所作的卓越的努力表示赞赏。在过去六个月里，他应邀把大量时间投入这项工作。我们对他决心继续作出努力使有关方面更加接近，表示赞赏。在这方面，我要重申我们的信念：只有两族之间的谈判，才能得到公正和平的解决。我们呼吁双方，作出必要的努力，解决他们的分歧，以恢复谈判并使该问题得以解决。在这个时候，我还要对秘书处、联合国部队司令奎因少将以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全体人员表示赞赏，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以值得钦佩的效率做了这样多的工作。还应当赞扬加林多·波尔大使，他在 5 月间就任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我自己的外交部部长唐·贾米森先生期望在下星期访问加拿大分遣队的时候，将同奎因少将和加林多·波尔大使会晤。

101.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表示祝贺。由于在联合国内, 你代表一个法国与之一向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 我感到更加高兴。我可以有信心地向你保证, 你将会得到我国代表团全心全意的全面支持。你是第一次在执行你作为主席的职务。在我们看来, 过去一周中, 你在我们的磋商中表示出来的技巧和才能就是我们今后工作成功的保证。也请准许我在谈到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以前, 向委内瑞拉的代表卡皮奥·卡斯蒂洛先生表示我的祝贺, 他在5月份最称职最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会议。我要感谢他和他的代表团。

102. 秘书长在他3月31日向我们提出的详细的报告中, 强调指出需要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 借以控制住仍在岛上存在的有潜在危险的局势。经秘书长和你, 主席先生, 和有关当事方进行了协商之后, 有关各方已表示就它们而言, 它们同意延期。安理会在决定将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作法就表现出它对向安理会提出的紧急建议作出积极响应。安理会以通过一项简短的决议来做到这一点。由于作出这项决定受到耽搁, 我们希望强调指出, 在今后, 应为延长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规定一个时限, 尊重这个时限是非常重要的。不尊重这个时限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事项, 我们大家都应当予以注意。

103. 另外, 法国最终同意了就此问题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这并不意味着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可以变成一种技术性的行动或者使一种工作每六个月自动延长一次的决定, 某些方面如果以为这样可以代替问题的解决, 那就想错了。我们不可忘记, 安理会的决定, 是用来为寻求问题的解决而创造有利的条件的, 这里考虑了有关方面的立场和行为, 也考虑了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就我们上次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会议以来发生的事态作出的分析和估计。

104. 在这些评语当中, 我们特别愿意强调指出, 除了诉诸暴力和武力之外, 要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就只有组织两族代表进行谈判, 除此别无其他的办法。这个要求是一个紧迫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能接受, 即使是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里, 目前, 局面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这也就是说, 正如秘书长十分正确地指出的,

每一方都必须准备好在另一方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谈判。但是, 如果过去几个月中的形势发展都不符合这个规定, 我们对此表示的失望也不应当使我们对谈判的原则本身也产生怀疑。这个原则并不妨碍某些当事方去寻求可能有助于恢复接触的新办法。基普里亚努总统最近在联大发表的讲话,^②指出了一些这样的办法。

105. 现在我愿意就秘书长的报告非常简单地讲几句话。

106.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 在我们进行审议的这一段时间里, 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 停火得到了遵守。我国代表团也看到,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军官履行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和社会的职务的条件也有了改善。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实, 特别是, 他们的行动自由在岛的北部得到改善, 我们希望, 就有关失踪人员方面所作的大量努力最终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

107. 秘书长在过去六个月中费了那样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使双方实现和解, 我们再一次向他表示信任, 我们在对他表达感激之情时, 也要对他的特别代表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先生表示感谢, 我们祝愿他在执行他的使命时百事顺利。我们也要谢谢詹姆斯·奎因少将, 这支部队的官兵和文职人员。所有这些人对联合国的和平事业都以突出的热忱作出了贡献。

108. **冯·哈塞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 我在对我们议程上的项目发言之前, 我要说, 我国代表团看到由你主持安理会本月份的讨论, 有多么高兴。你挑选了——我们大家都敏锐地意识到——在安理会议程上有难题的一个月。在亲眼看到你在过去几天中不知疲倦地勤奋工作之后, 我要祝贺你以最有效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完成了你的困难任务。确实无愧于贵国的伟大传统。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委内瑞拉的代表上个月作为你的前任主持安理会的工作——他很杰出地完成工作, 使拉丁美洲地区又一个重要国家受到注视。

109. 根据秘书长在载于其5月31日的详细而有见识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再一次投票赞

^②《大会正式记录, 第十届特别会议, 全体会议》, 第2次会议。

成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所有投赞成票的人，象以前一样，所以要这样投票，是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即驻塞部队的目的不仅仅限于维持和平，防止武装冲突。相反，我们坚决相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驻塞部队的目的是要促成和平，为塞浦路斯问题找到一个公正和平的解决办法。

110. 秘书长指出，在我们有了驻塞部队的14年中，它只是完成了维持和平的目的，由于它所不能控制的原因，它没有能够在促成和平方面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这种情况，在人们作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并以各种方式鼓励当事方沿着认真谈判的道路前进的形势下，就使人更加失望。对于秘书长来说，事情更是如此，他在调解使命上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使各方走到一起来进行具体的实质性的谈判。不幸，到目前为止，有关各方没有充分抓住国际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会。他们继续把共同的失败归咎于对方，这种态度显然无益于弥合鸿沟和建立互相抱着善意和信心的气氛，而这恰恰是使任何谈判能够成功所必需的。

111.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和由于这种失败而在金钱和政治上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国际社会，有权要求双方作出更加认真和有约束力的努力，克服彼此的敌意和不信任，采取和解的态度，包括通过互让达成协议的心愿。安理会确实有权要求各方象秘书长所说的那样，表现出一种意愿，“承认另一方的需要和愿望这一现实，并必须作出让步”〔S/12723，第80段〕。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恢复有意义的两族谈判的互相同意的基础。这样一个互相同意的基础，仍然用秘书长的话来说，“必须容纳双方面的立场和基本利益”〔同上，第77段〕。

112. 在这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是更加令人惊奇的，如果不说是令人不可理解的话，因为双方的有关领袖们由于秘书长的热诚和有远见的努力，本来不仅能够于1977年2月坐到一起相互交谈，而且能够就他们的代表继续进行两族会谈的“实质性指导方针”〔同上，第75段〕达成协议。秘书长，（我刚才再次引述了他的话），把这种指导方针叫作“实质性的”，他这样说是正确的。这个方针不仅包括就程序问题所作的安排，而且涉及到重要的基本宪法问题。在我国代表

团看来，有关各方就是应当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努力。秘书长说，“双方都强调他们继续接受这个程序”〔同上，第76段〕，他的这番话使我国代表团在这一方面受到了鼓舞。在我看来，除了有关方面直接进行会谈之外，确是别无其他选择。因此，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这些话：

“不论形式或者地点怎样，正是这些当事方最后还是面对着这些实质性决定，因为，不管这些问题是以什么办法解决，而与之打交道的毕竟是他们自己。”〔同上〕

113. 为了造成在健全和建设性的基础上恢复两族会谈显然极需要的势头，我国代表团完全拥护秘书长的建议，应当尝试一下至少在“目前僵持局面的某些重要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从而为以后的重要措施开一个头”〔同上，第78段〕。瓦罗沙和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的形势也许真的会导向采取这样的措施。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慎地注意到埃杰维特总理和塞浦路斯土族领袖登克塔什先生的某些令人鼓舞的讲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愿意为任何这类措施提供帮助，如果双方要求它协助的话。

114. 在作了上述声明之后，我还想再讲几句话：我国代表团完全理解有关各方在一件对他们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的忧虑和关心，但是我国代表团也觉得，安全理事会不必每六个月就经历一次几乎已经成为一项无益的传统的程序。我们注意到，有关各方也有这样的疑虑。安理会昨晚和今晨所目睹的事态发展显然会危害到对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期限予以适当的延长，并且给安理会理事国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大家都应予以考虑。在这一方面，我还想对安理会理事国，特别是对联合王国的代表，再说几句赞扬的话，在他帮助下安理会最后终于就延长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问题拟定出一项一致同意的文本。

115. 在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我要代表我的国家向这支部队的司令、爱尔兰的奎因少将，驻塞部队的官兵和文职人员表示赞赏和感激，感谢他们以出色的效率和献身精神来履行这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一方面，我也要再一次对继续给驻塞部队提供兵力的国家表示特别的感谢。我国代表团要向秘书长和

他的驻塞浦路斯的代表加林多·波尔大使和他的副手乔治先生以及副秘书长乌尔古哈特和古耶尔以及他们杰出的工作人员表示特别的赞扬，他们始终一贯地完成了出色的工作。

116. **卡皮奥·卡斯蒂洛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我要向你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这次辩论过程中对我讲了这些赞美之词。

117. 兄弟情谊的纽带和四个多世纪的共同历史使我的国家同玻利维亚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在我们为争取独立而斗争期间得到加强，而我们互相了解和日益增进的友谊又促进了这种关系，使其更加有力。你开始担任6月份的主席，我也要向你祝贺。我确信你将以极大的智慧来指导我们的辩论，你将发挥你那特有的优良的判断力，以你长期的经验来施加影响，我确信在我们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你的长期经验会使我大大得益。你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那些非常困难和棘手的问题所作说明，证实了你那高明的判断力和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的地位。

118. 我们很有兴趣地阅读了文件S/12723。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秘书长的报告和报告中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细致的描述，感谢他为了就岛上复杂的问题达成协议所作的不懈的努力。我们希望，塞浦路斯问题将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每一个方面都愿意作出它能够作的让步，使塞浦路斯人民能够得到最起码的稳定，他们如果要得到适当的发展，这种稳定是不可少的。如果谁也不肯作任何让步，吃亏的将是塞浦路斯人民自己。

119. 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报告和这次辩论的特点，使我们更加相信，过去的那些决议中所提出的措施和建议依然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总的指导方针。我们要再一次重复我们的看法，能够导致这个再次受审议的问题得到解决的一些因素，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中是早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和申明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建立在维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任何更改或偏离那些决议的有关条文所规定的行动方针，都会使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变得更加遥远。

120. 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希望帮助岛上

两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希望发出呼吁，请双方避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并继续作出努力，在互相尊重共同生活在塞浦路斯岛上的各个方面的根本合法权利的基础上，求得最后的解决。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促进在安理会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以便弄清楚塞浦路斯冲突的一些复杂的方面，并帮助使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

121. 委内瑞拉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的会议仅仅用于延长在塞浦路斯和世界上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其他地区的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期限，这会使安理会丧失信誉。我们希望，安理会在将来处理真正威胁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加深入一些，我们也希望，对负有罪责的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谴责，促使他们采取比较有理性的态度。

122. 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宣布，我们认为塞浦路斯总统提出的使其国家非军事化的建议是非常有建设意义的，这对于和平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会有帮助，而且这对裁军领域来说也意味着取得了进展，对此，拉丁美洲、特别是委内瑞拉认为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123. 我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还要提到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先生，他在最近才肩负起他的任务。我们知道他，我们熟悉他那值得信赖的外交技能。在他负起他在塞浦路斯的使命这个困难的任務的时候，我们祝他百事顺利。

124. **周南先生**(中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曾多次阐明过我们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塞浦路斯人民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十分关心塞岛形势的发展。我们坚决主张塞浦路斯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强烈谴责超级大国对塞浦路斯事务的干涉，赞成通过希、土两族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衷心希望，塞浦路斯两族人民和直接有关的国家能够以大局为重，着眼于塞浦路斯人民和这一地区的根本利益，加强团结，提高警惕，耐心协商，互谅互让逐步消除分歧，不给超级大国插手干涉，特别是不给那个翻云覆雨、朝秦暮楚、蓄意扩大事态、妄图坐收渔利的超级大国以可乘之机。争取塞浦路斯问题早日得到

公平合理的解决，从而对世界人民的共同反帝、反霸事业做出贡献。

125. 鉴于文件 S/12739 中的决议草案主要是涉及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问题，因此中国代表团本着自己在这一问题上多次声明的一贯立场，未参加该草案的投票。

126.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科威特代表团看到你担任安理会 6 月份主席，非常高兴。我希望把科威特政府和它的代表团对你主持安理会讨论的方式，特别是在刚过去那使人痛苦的 24 小时进行的讨论所表示的赞赏记录在案。我还要向离任主席，委内瑞拉的代表表示感谢，谢谢他在上个月担任主席期间作出的努力。

127. 科威特代表团要对秘书长为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公正与和平的解决而作的不折不挠的努力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我们关注地注意到，他在其报告中说，他的努力的结果仍然令人失望，他对形势深感忧虑。我们也和他一样担心。塞浦路斯的局势不仅仅对地中海地区，而且对欧洲、中东和全世界都充满着危险。总的来说，只要有关各方依然牢牢地拘泥于他们公开宣布的立场，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除了灵活与互让之外，别无他途，缺乏灵活与互让，随着时间的消逝只会使立场僵化。

128. 我国政府认为，有一些基本因素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不可缺少的，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因素都载于安理会第 365(1974)号决议之中。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建立在保持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不结盟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认为，撤走外国军队和拆除军事基地也势在必行，这样才能保持塞浦路斯的不结盟性质。

129. 我们赞同地注意到秘书长的下面这段话：

“如果不就谈判的基础达成协议，如果这一方或那一方不愿意进行认真的谈判，那么只呼吁举行会谈，是不能做到公正和平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S/12723，第 73 段〕。

秘书长然后说，他正在“继续进行磋商，以确定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谈判基础”〔同上〕。我们称赞他克服障碍的努力，但是我们也认为，安理会在解决这个问题

上不要以做一个旁观者为满足，而是必须对有关各方发挥它的政治和道义权威，充当促使双方观点互相接近的催化剂。塞浦路斯存在着很多猜疑和不信任，那里旧的伤痕累累。要继续维持现状，就不可能消除这些破坏因素。秘书长向安理会发出了警告，对目前局势的性质不要抱任何幻想，他是这样说的：

“决不可把维持现状看作是有效而可行的替代办法，因为在当前的局势里包含着不稳定的潜在危险因素”〔同上，第 77 段〕。

130. 塞浦路斯问题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引起的：这里有两个民族，一个寻求外界的保护，另一个由于在岛上人口中占着多数而感到放心。要实现和平解决，共处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只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保证没有信心，只要希族多数人认为土族少数人总是要转向土耳其求得保护的，这个共处本身就是靠不住的。

131. 这是一个人类的悲剧，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鼓励有关各方举行谈判。如果任何一方以为单凭依赖武力，不管是内部的或外部的武力，就能够得到它所想要的东西，这种危险就更大了。安理会的职责就是要鼓励塞浦路斯希族人接受，如果土族少数人在平等和与他们的人数相称地参与岛上的发展这些方面得到保证的话，塞浦路斯希族人的利益也就更有保障。同样，也应当说，塞浦路斯希族人也应当得到保证，他们不会遭到来自外界的军事袭击，两族之间互相迁就就是和平解决这个争端所不可缺少的。

132. 科威特政府同意秘书长的建议，安理会应把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国政府希望，这段时间将用来供有关方面进行有成果的会谈。科威特是经常对驻塞部队提供资助的国家。但是，我们同意这样的意见，即联合国部队有时非出自本意地提供了一个荫蔽所，让有关双方从中寻求帮助；联合国部队不但没有为谈判与和平解决争端提供催化剂，反而制造了一种自满情绪，这种情绪可以使人们暂时感到满意，但却包含着危险。有人争辩说，联合国部队会使危险局势的现状保持下去，无可否认这种说法是对的。塞浦路斯的情况也不例外。在塞浦路斯，由于联合国部队的存在而使当事一方得到了保护，而另

一方则由于特权得以继续保持而得到另一种型式的帮助。因此，塞浦路斯局势成为令人痛苦的悲剧。如果双方没有代表各自的民族进行谈判的政治意志，安理会是不能够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

133. 安理会在昨晚午夜之前还未能就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取得一致意见，这是令人痛心的。更使人痛心的是，安理会在经过了痛苦的经历并在驻塞部队任务期满五小时之后，才通过一项延长其任务期限的决议。这是一个使人不愉快的经历，但是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却有好处。这件事着重说明，陷入对实质问题毫无关系的语言方面纠缠不休是没有意思的。这件事使我想起了，有时在我们不适当地强调以投合当地选民的心意的新语言来作出回答的时候，我们往往忽视了根本的问题。

134. 这一次，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要强调指出，延长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并不是每六个月自动进行一次的定期仪式或季节性例行公事。极其有必要再次指出，驻塞部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措施，旨在给有关各方一个机会以便在平静和没有压力或胁迫的气氛中解决他们的分歧。我们的注意力是继续放在谈判与和解的过程上，这会导致问题的解决而使两族人的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任何一方都不要利用驻塞部队作为借口来维持现状，或者挫败另一方谋求和谐与和解的渴望。这种和谐和和解是以安理会和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为根据的。

135. 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所说的他正在继续进行磋商以确立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谈判基础，感到高兴。秘书长要奋力这样做是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当前的局势中包含着不稳定的潜在危险因素”。我们祝愿他在使双方更加接近，以期拟订出一个举行谈判的办法，使召开另一轮的两族会谈成为万能的工作中一切顺利。我们愿同秘书长一起对双方发出呼吁，要求每一方都要表示愿意承认对方的需要与愿望的这一现实情况。

136. 最后，科威特所关心的是，以促成和平代替维持和平，友谊代替冲突和斗争。而其结局必须是以两族的合法利益为基础的公正和平的解决。

137. **伦纳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

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已经发现这个职务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对你在担任这个职务的短短的时间里，解决你所面临的困难的态度，表示满意。你在过去几天中在处理我们的事务时所表现的外交技巧和耐心——或甚至要说是极端的耐心——使我们特别钦佩。我也要向你的前任对其担任上个月的主席职务表示祝贺。他也以非常巧妙和成功的方式带着我们度过了一些困难的时刻，我们对他也表示感谢。

138. 安理会，把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这证明了我们有一个坚定信念，就是保持塞浦路斯的和平与稳定将使两族人民能够在最近的将来在建设性的基础上恢复谈判进程。

139. 在过去六个月里，驻塞部队继续从容有效地执行它的任务。作为联合国在中东的行动，这支部队享有公正不偏和正直无私的美誉，这使联合国维持和平成为保持世界今天的和平局面的主要力量。

140. 在最近几个星期里，秘书长和其他一些人分别与基普里亚努总统、埃杰维特总理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进行了会晤。这些讨论还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以便于秘书长能够恢复两族的会谈。但是，他在他那清楚明确的报告中说，他决心继续努力使各方面进一步接近，以使谋求问题的长期解决的谈判能够恢复，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的努力。

141. 5月22日[S/12715, 附件]，登克塔什先生发表了一项声明，澄清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阐述了塞浦路斯土族的立场。这项声明在许多方面是一个积极的令人鼓舞的声明。我们认为，在他所表示的意见和双方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早日恢复会谈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应当是可能的。

142. 我国政府深信，现在是塞浦路斯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会谈不及早恢复，就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了就此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机会，而结果是这个岛的事实上的不幸的分治就会进一步得到巩固。由于这个原因，现在就要竭尽全力把双方召集在一起，以诚意来进行持续有成效的谈判。

143. 我要强调说，秘书长有特别的权威和责任来帮助有关各方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要求他：

“担负起新的斡旋任务，并为此按照新议定的程序召集各方，并且亲自向各方提供服务。”

瓦尔德海姆先生谨慎小心地实施了这项决议，我们毫不怀疑他将继续执行他的使命，因为这仍然是安理会的意志。

144. 与联合国在其他地区的卷入相比，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也许维持和平与促进和平是更密切和更有意识地联系在一起。在我国政府看来，这种联系是摆不脱的。美国同另一个常任理事国和若干非常任理事国一起肩负着支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重担。只有有关各方面表现出意愿并下决心在秘书长的主持下进行认真的建设性的两族谈判，才能不辜负它们肩负这个重担。

145.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驻塞部队的赤字是5,360万美元，略有减少。但是这个减少主要是由于费用减少，而不是由于部队费用更公平地分配。提供部队的国家负担特别重。我们感到遗憾，没有更多的国家听取秘书长3月23日的呼吁[S/12624]来资助这支部队，以此作为具体证据以表示他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承诺。

146.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要对秘书长继续作出努力以促进塞浦路斯争端的持久解决表示我国政府真诚的赞赏。我们欢迎他任命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大使为他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最后，我要向副秘书长厄克特和古耶尔以及他们的能干的工作人员，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担任了代理特别代表的雷米·戈尔热先生，向驻塞部队以高度内行的方式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的官兵们，表示我们的感谢和钦佩。

147.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必然会认为今天下午安全理事会笼罩着一种令人困倦的，几乎是催眠的懒洋洋的气氛。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情愿依旧在这里审议我们在昨天午夜就该完成了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有点儿困倦，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今天早晨才通过决议的。我要说，当我在这儿坐着，我想起了有一次下院通宵开会时发出的一件事，当时一位年龄比我大、脑瓜子比我聪明的议员与我坐在一起看着太阳从泰晤士河那边升上来，他看着我并对我说，“你知道，什么也比不上通宵盯在那儿，满脑子在捉摸怎样避免

旧事重演。”也许，这就是昨晚的工作的一个可取的效果。

148. 主席先生，虽然安理会本月已经在你的主持下举行了非公开会议，在此之前我没有机会来向你公开祝贺你就任主席。我很钦佩你处理这个特别棘手的问题的那种坚定和才智，我深信，安理会这个月的工作一定会处理得有效而得体。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向你的前任，委内瑞拉杰出的代表祝贺，对他处理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事务表示感谢。

149. 现在谈了今天的议程，我要感谢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提出的涉及到包括今天为止的六个月这段时间的又一个全面而明晰的报告。我国政府无保留地接受秘书长提出的将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建议，我很高兴——且不说如释重负——在今天早上给第430(1978)号决议投了一票。我想也许我应该就耽搁延长任务期限一事稍讲几句。这支部队今天驻在塞浦路斯岛上有五个小时没有得到必需的法律的批准，这不是一件使人担心的小事。我确信，所有提供军队的捐助国都会同意，这样一种局面是不能接受的，今后决不允许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们希望，新形式的决议将会使我们能够在今后进行延期时——如果有必要作出延期的话——避免这样的延误。

150. 英国政府希望在今后六个月内保持它那个支队目前的人数，我们将继续负担它的全部费用，以及我们向驻塞部队提供的后勤供应的费用。

151. 谈到费用，使我又想起了由相对少的国家支持一支部队所承担的费用不成比例，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对于维持塞浦路斯的和平，这支部队是不可缺少的。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82段中指出，提供部队的各国政府指望联合国能使他们维持其分遣队的费用比实际支出的减少许多，在某些情况下——我自己的国家只是一个例子——希望只负担他们实际支出的很小一部分。然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赤字继续在5,000万美元以上，我要冒昧地再次提请注意，有许多国家，其中有一些与塞浦路斯问题有密切关系，依然没有响应秘书长关于自愿作出贡献的呼吁。在我看来，要是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来配合奎因少将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官兵在当地作出的辉煌的努力，就会影响到本组织各成员国的集体荣誉。

152. 在去年12月的辩论中，我赞扬了离任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今天，我要公开地祝贺和欢迎替他担任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的加林多·波尔先生。我们也要感谢副特别代表雷米·戈尔热先生，在加林多·波尔先生到达之前，他肩负着全部重担。

153. 最后，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对秘书长表示感激和慰问，感谢他在这个想必是他最难以应付的任务中，为了取得进展而作了不倦的努力。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些问题不是注定不能解决的，但是要获得解决，需要双方作出让步，并且承认对方的需要和愿望。因此，我国政府继续敦促有关各方对两族谈判采取建设性的灵活态度，我们认为谈判是达到满意结果的最有希望的办法。

154.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我要感谢委内瑞拉的代表卡皮奥·卡斯蒂洛先生，是他有效而公正不偏地领导了安全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我也要向你，主席先生，友好的玻利维亚的杰出代表，祝贺你就任6月份的安理会主席。贵国和我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多年的丰富传统的基础之上的。1970年代，这种关系开始以特别好的方式发展，并建立在互利的经济联系的基础上，贵国的矿业与冶金部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表现了这一点。

155.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与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一起投票赞成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作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因素是塞浦路斯共和国同意延长，该部队就是驻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

156.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向我们提出的报告，报告认为岛上的局势是困难的，使人们深感忧虑。从塞浦路斯危机开始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主张维护这个不结盟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一贯强调，为了解决这个危机，要紧的是严格遵守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以及以后的各项决议，包括上届会议的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大家知道，这些决议也号召要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外国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立即撤出塞浦路斯领土，停止对这个岛国的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

157.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向强调需要以和平手段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今天和四年前一样，我们说，只有在塞浦路斯的命运不是由外国的利益而是由塞浦路斯人民自己掌握的时候，公正的解决才能实现。塞浦路斯危机不仅仅是塞浦路斯本身的内部问题，它有更加深远的原因和内在关系。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我们从来不曾低估塞浦路斯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坚决相信，塞浦路斯人民将会在希族和土族两族人民平等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这个旷日持久的危机的整个期间，尽管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作了那样多的努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那主要是因为某些在1974年夏季曾经希望利用雅典上校们的法西斯政变，企图不仅改变岛上的局势，而且要改变本地地中海的战略形势的国家，没有放弃控制塞浦路斯和它在中东所处的关键地位的计划，企图把它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基地。

158.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反对任何方面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任何侵犯。在面对着分割和吞并这个岛屿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做的。只有在岛上创造了条件，使两族能够采取现实的态度并使岛上形成一种和平的局面，让一切关于该国家的宪法组织问题都能够和谐地解决，在一个统一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中两族的利益和权利得到合理的考虑，只有这样，塞浦路斯问题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

159. 这个国家积极的内部政治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仍然是消除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不得有例外。在这一方面，我们要顺带指出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去年5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第10次特别会议^③上发表的重要谈话。他在其中特别指出，他赞成塞浦路斯共和国全面非军事化和裁减军备以及实施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160.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贯主张实施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包含着解决危机的一切必要因素。然而，总是有人在试图就塞浦路斯的命运举行谈判而没有联合国参加。这些做法破坏了联合国作出的众所周知的决议，其目的不是要遵照东地中

^③《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

海的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来解决问题。塞浦路斯合法政府再三说过，它不能接受一项与联合国的决议背道而驰的解决方案。

161.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再次强调，任何真正可靠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只能在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之上及其范围内举行。在这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表示深信，在联合国范围之内召开国际会议，讨论与加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关的问题的建议，仍然有效。

162.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方面是符合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迫切利益的。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力图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该问题的内部方面的问题。我仅代表我国代表团真诚地表示希望，各直接有关方面要利用延长驻塞部队任务期限的时机，并且要表现出他们忠于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赞同和支持的解决问题的原则。

163.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先生，首先，我要代表苏联代表团向你，玻利维亚杰出的外交家，表示真诚的欢迎，祝你在完成安理会主席的崇高而负责的职务中一切顺利。我国代表团也要向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代表卡皮奥·卡斯蒂洛大使表示感谢，在他的能干的指引下，安理会5月间讨论了与中东形势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164. 几个小时以前，安理会通过了关于继续延长联合国部队留驻塞浦路斯的决议。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审议这个问题是不能脱离当前仍然在塞浦路斯和这个地区的形势的性质的。很遗憾，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尽力试图解决这个重要而尖锐的国际问题，却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塞浦路斯的局势依然紧张，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因素仍未解决，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决议仍未得到履行。某些人士力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小圈子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把这个岛变成那个集团在东地中海的军事桥头堡的做法是变得更加清楚了。

165. 苏联坚决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以及它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地位。苏联是和平与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始终

一贯的维护者，它考虑到了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适当地权衡了希族和土族双方的利益和权利。我们认为，必须保障塞浦路斯人民，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塞浦路斯土族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国家的内部组织的问题。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进一步作出努力来恢复塞浦路斯两族人互相信任和合作的精神。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结束对塞浦路斯内部事务的任何外国干涉，从岛上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撤除外国军事基地。

166. 苏联主张立即全面实施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我们认为，通过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召开一个有代表性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即可在这些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167. 苏联代表团，投票赞成安理会关于再延长该部队留驻塞浦路斯六个月是因为它考虑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同意这样的延期。苏联代表团还认为，该部队的资金将和以前一样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

168. 最后，苏联代表团要强调指出，延长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留驻不应当被利用来推迟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和平的解决。

169. **乔治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正式表示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六月份的主席。同时，我希望对安理会五月份主席卡皮奥·卡斯蒂洛先生卓越地领导安理会的工作，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感激之情。

170.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所作的努力，特别是他所进行的熟练的磋商和进行斡旋以寻求一致同意的妥协办法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些在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有充分的反映。秘书长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热忱和关心，我们极为赞赏。

171. 各理事国在过去几天中经过了許多小时的痛苦的磋商，安理会才在今晨约五点通过第430(1978)号决议。在对这项决议投赞成票时，我国代表团考虑到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塞浦路斯人民悲惨处境，长时间的磋商过程的不祥之兆以及我们为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前途和它的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刚举行过的谈判。我们希望，塞浦路斯争端的有关各方面将对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期限的延期中得到适当和合时宜的益

处，从而更加积极努力来为塞浦路斯问题寻求和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大家一致公认，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宪法问题。

172. 从1960年以来就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塞浦路斯所面临的问题反映了我们是怎样严肃地对待联合国宪章，当某些国家认为它们的所谓民族利益是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宪章是怎样被置之不理。互相尊重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以避免战争和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关键问题已庄严载入宪章。因此，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安全理事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保护者，在这样厚颜无耻地侵犯了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件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是不是因为塞浦路斯没有矿藏和原料，西方世界的经济没有受到威胁，那些支撑某些其他政权的人认为没有必要防止塞浦路斯被肢解？

173. 1965年联合国塞浦路斯问题调解人曾经表示担心说，“两族人在一个联邦制政府之下从地理上分隔开……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分割，从而有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制造出一条新的国界的危险……这是具有极为挑衅性质的”〔见1965年3月26日S/6253，第154段〕。如果他这个担心果真是有道理的话，那末，土耳其给予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支持就可以被看作是种族划线把塞浦路斯分裂为两个单独国家的行动。我国政府不能不对这样一个阴谋感到遗憾。我们反对分立和任何掩饰下的分立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和希腊政府是积极的一方。它们在地理上并不接壤。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招来的任何战争，遭殃的都是塞浦路斯人民。而得利的却是给这两个政府供应武器的政府。

174.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土耳其和希腊的总理都出席了。不祥的是，那些要对制造出塞浦路斯问题承担责任的国家和那些天天自称爱好和平的国家竟然不能够使用他们的政治影响来实现这个问题的政治解决。他们把其精力用来制定奴役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的战略，使他们再度成为殖民地，以服务于他们自成中心的经济利益，所有这一切勾当是骄横地置非洲主权政府和它们的区域组织于不顾的。

175.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非常重要的臂膀。它

是一个有力量和手段来采取行动的机关，它能够以决定性的行动来拯救被认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危险的局势。安理会未能解决一个问题会影响到它的信誉，从而也牵连到联合国本身的信誉。现在，我们目睹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维持一支部队已整整15年了，到1971年6月为止，整整耗去了联合国128,500,000美元的巨款。我确信，考虑到今天世界上军火工业助长的通货膨胀，这笔活动费用一定上涨了很不少。

176. 政治领袖们没有作出或者故意避不作必要的政治决定来解决一个长期以来烦扰着国际社会的问题，在这种时候，联合国不能够漠然无动于中，眼睁睁地看着用于发展的紧缺的金钱浪费在维持和平活动上。而且，我国代表团要正式声明，不应把维持和平活动当作是在一个有冲突地区永远存在的特征，因此它不能代替持久的政治解决。我们应当进行刻苦的工作，本着宪章的精神培养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

177. 在联合国大会最近的辩论中，塞浦路斯总统建议使塞浦路斯实行非军事化和解除武装。这是由一个民族领导人发表的非常有意义的声明，我们听说这个领导人正在进行战争，想要征服或者压迫人民。塞浦路斯人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应当享有和平，应当让他们得到和平。但是，只要外间有人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和平是决不能实现的。

178.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安全理事会应当进一步采取行动。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侵略国，把它的占领军撤走。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必须恢复和得到尊重。塞浦路斯人民已经在遭受苦难，够了，他们确实受够了。

179. 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在安理会有代表，我们将继续支持秘书长的调解使命，为塞浦路斯共和国谋求经久和持久的和平。

180. 贾帕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祝贺你荣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并向你保证我们将与你合作。昨晚，我们在实际上表明了这样的合作。

181. 我们也非常高兴欢迎塞浦路斯新的外交部长和塞浦路斯土族人的领袖登克塔什来到我们中间。

182. 安理会面临的问题是“塞浦路斯局势”。我们也得到了秘书长关于过去六个月情况的全面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他建议我们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这样做了，那就是通过了一项载有为此目的所必需的基本因素的决议，这得到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特别是得到塞浦路斯政府的认可，联合国这支部队是驻在塞浦路斯领土上并且在这里活动的；重申了安理会的各项有关决议；最后，请秘书长坚持他的调解使命。

183. 这是一项简单的决议，对安理会理事国来说，其中没有有争议的因素，这应当成为一个好先例。然而，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费了17个小时才在今天早晨5点钟作出这个简单的结论。这种非同寻常的无能表现，毫无疑问一定降低了安理会的威信和权威。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安理会实际上成了有关各方的人质，他们同意了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之后，坚持要在事前批准决议草案中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逗点。

184. 我搞不清楚，安理会为什么或如何以这样的方式向有关方面交出自己的权威和权力的。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为什么有关各方不由他们自己去草拟一份协商一致的决议交给安理会盖上橡皮图章？即使这一点也是办不到的，因为有关各方显然关系不好。

185. 因此，安理会不得不求助于奇怪的程序，彻夜达旦地工作，象一座名符其实的大山，经过长时间剧烈的阵痛，产下谚语中所说的那只老鼠。这只老鼠在今晨一大早诞生之前，有一个代表团被要求撤回它的决议草案，以便于这只老鼠的降临。另一项老的决议草案得到修改补充，但是被拒绝了，因为它显然是过时的。最后，目前这个样子的决议草案诞生了，主要是法国这个助产婆的努力和俄国可能要行使否决权的威胁，这多少加快了大山临产时的阵痛。我国代表团借这个机会谢谢法国和苏联的代表起的有益的和客观的作用。

186. 当然，这整个事情里有一个道义标准问题，在我们看来，这只是要求安理会应当恢复那个看来是交给了有关方面的权力，并不辜负宪章托付给它的正当的作用。如果它不这样做，就应当把它的非正式的会议公诸于众，期望这样向公众揭露可以改善它的工作。关于延长部队的任务期限问题就讲到这里。

187. 秘书长的报告也说得十分清楚，两族会谈现在毫无希望地陷入了僵局，处理目前这个僵局的时机也许已经成熟。我们认为，由安理会本身来深入地审议这个僵局和塞浦路斯局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如果这个僵局是具有长期性质，我们认为，就没有说得通的理由无限期地以巨大的费用来继续把联合国的部队驻扎在塞浦路斯。

188. 如果不首先发现并建立一个进行谈判的适当的现实的基础，继续呼吁恢复两族谈判就是不现实的。我要说，第186(1964)号决议第3段所规定的授予这支部队的任务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显然是不合适的。对于联合国卷入任何会员国的内部问题，我们也是有严重怀疑的。

189. 最后，我国代表团祝贺塞浦路斯总统提出的影响深远和富于想象力的把他的国家非军事化的建议。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建议，我认为，应当受到安理会的重视，不幸的是，安理会没有这样做。

190. **主席：**再没有人等待发言了。我要向我的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每一个和全体理事国在我们刚刚渡过的非常困难的时刻给了我巨大的帮助，特别是要感谢联合王国、苏联和法国的代表。

191. 现在我以**玻利维亚**代表的身分讲几句话。我要向秘书长表示衷心的感谢，不仅是因为他为了塞浦路斯的和平而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工作，这是我的所有的同事们都承认的，而且是在我们最近的长时间的工作中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帮助和经常的鼓励。我还要祝贺加林多·波尔先生担任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我也要感谢副秘书长古耶尔，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詹姆斯·约瑟夫·奎因少将和秘书处的同事们在谈判期间作出的宝贵贡献。

192. 以刚才通过的决议来迫切地寻求一种非侵犯性的合理手段来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这给了我们一种不安的感觉。我们觉得有点厌倦了，由于缺乏时间，我们无法处理实质性的问题。为了有助于建立持久解决的基础，除了采取维持世界上一个重要地区的和平所必需的临时措施之外，我要强调指出我们玻利维亚代表团认为重要的三个方面。

193. 第一，我的国家有着支持人民一体化的坚定的原则立场并把它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使之符合拉丁美洲当前的主要目标。

194. 使我们深感忧虑的是，依然受着长时期的地区性不公正待遇的影响的散居的人民和社区，这是作为还没有消失的殖民主义的组成部分，与此成为对照的是，势力日益强大的实体，例如所谓的跨国公司的超越国家范围的集中，这种异常的膨胀把世界上越来越弱而分散的小穷国置于旁观者的地位，这理所当然地引起联合国的忧虑。

195. 世界上存在着和平的敌人——它并不是很有形的，但却无处不在——有时妨碍着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取得实际的进展；有时提供那些武器，我们从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得知，这些武器不知是谁生产的，但却在世界上泛滥；有时成为地区性或地方冲突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其中有许多已酝酿几个世纪了，但仍找不到解决办法。

196. 因为这个缘故，我国代表团强烈地主张社区和民族的任何形式的政治统一和社会一体化，认为这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发展的手段。那些制造分裂和挑动人民反对人民的人，甚至以为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事业，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起了反作用，更不用说这是不合人道的。

197. 第二，关于以不灵活的先决条件限制住的那种使任何谈判都成为不可能的谈判，玻利维亚在寻求以和平手段恢复自己原来的天然出海口的过程中就在最近有过惨痛的经验，这个出海口是玻利维亚在我们决不会放弃的和平和完整的范围内谋求自身的发展所绝对不可缺少的。

198. 任何配得上协议这个名称的真正的协议，必须是通过相互的让步而不是通过单方面强加来达成的。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和平原则的玻利维亚代表团坚信，通过互相让步达成富有成效的谅解，以克服发展中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这样做和大家联合在一起才能够克服由于附属地位所造成的落后与贫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受到这种局面的影响的社区的分裂感到这样忧虑。这种局势不应当是使社会分裂，而是应当使社会团结起来共同对同样的经济和社会弊病进行斗争。

199. 第三，我要强调指出，在目前我们大家都渴望着人类的统一，甚至是世界大同的纪元里，采取孤立的个人主义中世纪式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问题，在现代是绝对要失败的。

200. 从联合国可以吸取的许多的教训中，这一次的一个突出的教训是，现在已经不再有只关系到一个国家，甚至仅涉及到两个国家的问题，就好象这些国家是孤立于世界其他地方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因此，我们大家都应当真诚而坚决地工作以便在联合国如此辛劳地寻求的和平与安全的范围内为人类安排一个较好的命运。玻利维亚真诚地希望尽可能快地为塞浦路斯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保护它的主权，它的领土完整和人权。

201. 现在我再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请要求行使他们的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202. **帕普里阿斯先生**(希腊)：土耳其代表在象他说的那样，对他完全拒绝接受第430(1978)号决议作解释性发言时有一些话提到了我的国家。我要正式声明，我也完全拒绝他所说的关于希腊政府和承认塞浦路斯政府的那些话。希腊政府是为全体会员国所承认的。土耳其是唯一不遵守这个普遍规律的国家，这个事实使得我完全没有必要在时间已经这样晚的时候来详细答复蒂尔克门提出的论据。

203.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安理会的全体理事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昨晚费了那样多时间，那样多精力，耽误了睡眠，我的确非常感激。我知道，大多数理事国一定觉得，他们是在本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的事情，在细节上浪费时间，他们一定在责备这一方或那一方，而且在追咎责任时多半有些激动。使大家待得这么晚，不管我们应负什么责任，我都向大家表示道歉。

204. 我也必须感谢所有的理事国在他们在这个会议厅里所作发言中所表现的关心，特别是，我想提到尼日利亚、苏联和印度代表的发言以及所有其他的发言人。我特别想要向你，主席先生讲话，谢谢你把安理会不应忽视的某些方面提了出来。

205. 现在，我们都听了登克塔什先生用戏剧性的口吻讲话，他说，他不是从月球上来的，这里的

人们也不是从月球上来的。但是，我只想说：他说的话全是“月光”，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想冒犯他，因为他这样做是在执行任务，这个任务是，作为安卡拉的代理人，设法掩盖土耳其在国际上众目睽睽之下，特别是在安理会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对塞浦路斯犯下的而且仍然在进行的暴行。安理会在发生了近代前所未有的侵略和入侵之后，一致通过决议呼吁停止对塞浦路斯的侵略和驱逐那里的居民。在进行一场种族灭绝的驱逐之后，制造了20万难民。有2,000多人失踪，他们是在土耳其军队手中，人们甚至从土耳其电台看到他们和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象囚犯一样被绑着运往土耳其，然后就失踪了。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没有他们的消息；我们不能告诉你们关于这些失踪人的消息”。有人曾经尝试成立有土耳其方面和塞浦路斯希族人方面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来寻找他们的下落，但是在这些委员会成立之前，每走一步都受到阻挠——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寻找的努力都会表明，那些人是被屠杀了，或者在奴隶营中不让人看见。

206. 现在登克塔什先生——我根本不想冒犯他——说到在入侵之前的11年中发生的巨大的侵犯人权的事，他说，造成20万人被种族灭绝地驱逐的入侵实际上是一次仁慈的入侵。事实上，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先生——他恰好现在也是总理——在7月20日向全世界广播说，他要为了希族和土族人民的利益去塞浦路斯执行一项和平行动。但是就在宣布这篇讲话之后几乎不到一个小时，发生了用凝固汽油弹轰炸不设防的城市和村庄的事情，有几百人无缘无故遭到惨死，引起森林起火，给人民制造恐怖，逼他们离开土耳其想要占领并使之成为它的一部分的部分塞浦路斯地方。

207. 我很抱歉，如果说我不得不使安理会的理事国开一个晚上的会而又作不出一项决议，那是必须要这样做，特别是在登克塔什先生在这里讲了那些话之后。他为什么要在塞浦路斯外交部长之后发言呢？后者指控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继续占领它40%的领土以及在那里犯下的罪行，不是由一个土耳其的代表出来作答——如果说土耳其有一个答复的话——而且土耳其把登克塔什先生推出来答复，企图把局势掩盖

起来，把事情说成仅仅是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塞浦路斯土族人之间的分歧。

208. 谁都知道，塞浦路斯问题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美国总统卡特是第一个这样讲的，他说，当前有三个最严重的问题：中东问题，南部非洲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同样的话秘书长也说过和写过。在这次入侵以前，虽然有一个塞浦路斯问题，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听说这个问题已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成了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牵涉塞浦路斯，而且牵涉整个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这是一个小国受到一个较大的国家的入侵，它手里拿着防御武器用来进行侵略。在入侵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不仅仅是入侵，而是破坏这个国家，摧残它的人民，我已经说过，制造了20万难民。登克塔什先生作为土耳其的代理人代表土耳其说话——我在前面说过，应当由安卡拉的代表来发言——他企图把20万难民说成好象这不是真事。但是秘书长最近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是182,000人。我想有些数字达到了196,000人或者20万。不过秘书长的报告上是182,000人。因此登克塔什先生没有理由跑来说，“胡说，根本就没有20万难民这回事”。

209. 他用同样的口气否认事实，摆出一副很有说服力的样子，好象他不需要拿出证据来一样。事实上，他在这里讲的事情，他一个证据也拿不出来。

210. 我想占诸位一点时间，用具体的证据来说明他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假的。但是，登克塔什先生为什么跑到这里来讲假话呢？归根到底，土耳其为什么入侵塞浦路斯给自己找这个麻烦？一定是有某种原因和理由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局势，我们会找到原因的，也许我们会一劳永逸地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

211. 土耳其是什么时候卷进塞浦路斯问题的？我可以告诉诸位它是什么时候卷进的——1950年代中期。我不需要说它为什么卷进来。从那个时候以来，土耳其的没有多加掩饰的目的就是分割这个岛，并着眼于吞并。有许多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的迹象，现在这些迹象是日益公开和明显了。土耳其人企图在一个正处于分治时期的岛国实现一个牵强附会的目标，而这个岛上的居民在各个地方杂居，无法加以分离。宪法

权威拉德克利夫勋爵在其1956年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位权威曾经去印度安排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同一位权威被请来处理塞浦路斯的局势，土耳其热切地期待着，想知道它是否能在塞浦路斯占有一份。但是其结果使土耳其感到遗憾，也许还有后来的局势发展，拉德克利夫勋爵的报告说，塞浦路斯不能实行分治，因为岛上的居民非常分散，没有办法适当地分治。于是有人建议实行联邦制，但是据说也不能实行联邦制，因为这也要求地理上分隔开来，没有地理上的分隔，就不能实行联邦制。后来怎样了呢？报告说，塞浦路斯应当是一个单一国家，派遣拉德克利夫勋爵的英国政府说，应当这样做，塞浦路斯应当是一个单一国家。

212. 但是，土耳其要继续实行它的主张，从那时起，它用尽了一切手段——合法的，非法的，现在是用侵略的办法——来分裂居民。于是就有驱逐20万难民的事，为的是制造一个居民是土族人的地区。因此，而且是事实，他们就发狂似地从土耳其把各种各样的人——粗野的，不文明的，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或者随便什么人——运来塞浦路斯，填补被驱逐的20万塞浦路斯人的空隙。这20万人等于塞浦路斯全部居民的三分之一，包括土族人和希族人。三分之一的人被逐出他们的家园，赶走，至今还住在帐篷里。登克塔什先生摆出一副演戏的样子，他自称是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总统。但是他这样厚颜无耻地自称为国中之国的又是什么样的领土呢？这是一块居民在过去两三年里被种族灭绝地赶走了的领土，是一块遭到入侵的领土，是一块仍在占领军铁蹄下的领土。这是他的国家，他非常引以自豪。他是总统。

213. 那末，在这里我们有着那样一块领土的国家。该地区原来的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8%。另外82%被赶走了，并运进了约5万人来填补那个空当，使它成为一个国家。当然，联合国的会员或者联合国本身都不承认这个国家。然而，土耳其的代表又一次毫不难为情地说什么塞浦路斯土族联邦总统。如果“土族联邦”这几个字是一派谎言，谁能指望他说的话里没有谎言？联邦在什么地方？请问他，那块他现在自称为其总统的领土是不是就是那块受到入侵而且至今仍被占领军占领的领土？他同侵略者站在一边吗？他是不

是塞浦路斯人，或者是什么人？问他。1964年他在这里发言时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在当时给他的一封信里这样问他。这封信在这里。我问他，如果他是塞浦路斯人，他为什么站在侵略者一边。这就是那封信，你可以看得见，它有多旧了。这和塞浦路斯的伤口一样陈旧。他来到这里，他哭了。这是秘书长于1964年3月2日分发的信：

“安理会从登克塔什先生那里听到的声音不是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声音。这是从另一个渠道来的安卡拉的声音，但是具有同样的思想甚至是用同样的文字。就此意义而言，他的声明含义是很说明问题的。他生动地证实了他的思想或者感觉根本就不是一个塞浦路斯人，而是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来自土耳其并‘设想自己置身于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他说得很明白，他所效忠的不是他作为其公民的那个国家，而是一个外国，土耳其；当他有公民籍的国家受到土耳其侵略和入侵的威胁时，他站在侵略者一边。”
〔见S/5573〕

214. 我不用谈他所谈过的其他问题了。但是，他说过他是被赶出塞浦路斯的，他不能够回去，虽然他是为什么被送出塞浦路斯的，他没有老实说——是由于从事叛乱活动。好了，我们且不谈这一点。这提出了一个他会作否定的回答的问题，但是，他为什么不说他来到塞浦路斯是带着武器的，非法地偷偷地武装起来的，被警方发现了，逮捕了，并投进了监狱，他吓得要命，怕性命难保，但是他不知道逮捕他的人的心理状态并不象其他某些人。他安然无恙。他在狱中受到一项可能被判重刑的指控——潜入这个国家，这是他不能抵赖的——但是他得到了宽免。他受到周到的照料，被安全地送回他所爱的土耳其。他为什么不诚心感谢我们救了他的性命，至少免了他几乎蹲监狱？为什么他跑到这里来，指控别人，并举出一项项他们经受过的罪恶？

215. 这些事还不能就此打住。时间也许是不早了，但是因为他来到这里，使用了这样的语言，因此我必须说——并以对他应有的尊敬，因为作为一个人，我是尊敬他的——他是在执行一项他本来不应当接受的任务。他说他们是在受罪。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

受了多大的罪。麻烦开始于1963年12月23日。为什么会出麻烦呢？我马上就会告诉安理会为什么会出麻烦。为了推进在岛上实行分治这个牵强附会的目标，土耳其实行了一项系统的政策，加深人民的分裂，用强力和通过土耳其地下组织来打破两个民族之间的既有的和谐联系。卡拉登勋爵，当时的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曾任塞浦路斯总督若干年，过去也曾任那里的殖民国务大臣，他在这个会议厅里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非常了解，塞浦路斯人民，希族人和土族人，一些年来曾经在这个国家和平、和谐和友爱地度日。是什么东西打破了这种关系呢？是安卡拉的干涉。出于什么目的呢？要分割这个岛屿。

216. 所有这一切麻烦的根源，我们所以有一支联合国部队的原因，使我们昨晚通宵开会的原因，是安卡拉的分治政策，这种政策还在毫不留情地推行着。形势就是这样。这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那些事端。土族人可以进入——象他们现在干的那样——缓冲区，放火烧塞浦路斯希族人的财产；于是就起了摩擦，造成了战斗。这是独立以前的状况。后来终于达成了协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但是在伦敦和苏黎世协议中，安卡拉坚持一些分裂性条文，使得该国不能起作用。它执行国家的职能有三年，但是困难非常之多，因为塞浦路斯土族人遵照安卡拉来的指示，阻挠它执行其职能。他们是怎样阻挠呢？他们已经握有某些超出于正常权利之外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利用这些来给国家造成障碍。其结果是，所得税法不能执行，发生了经济危机。他们希望这样来扰乱国家，制造入侵的理由。事情就是这样继续了两年的样子，一直到1962年。接着就发生了麻烦，是安卡拉有计划地制造的，事端开始后只不过5天，舰只就准备好了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这次入侵被安理会阻止住了，但是没有过几个月，他们又再次开始，于是在1964年6月5日，约翰逊总统发出了一封信——那是非常有特点的——给当时的总理伊诺努先生，对他说：

“我的印象是，你以为土耳其进行这样的干涉按照1960年保障条约的条款是容许的。”

——他们今天也是以这样的借口来为他们的实际入侵辩护——

“但是我必须提请你注意，我们的理解是土

耳其拟议的入侵不会是为了保护塞浦路斯土族人，而是为了实现这个岛的正式分治。”

217. 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提出了警告。在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提出的分治建议中，它现在正在充分起作用，这项分治建议提出，全岛的将近40%的地方应当留在现“政府”手中。他们把它叫作行政当局。他们建立了一个伪行政当局，由于有了由进口的土耳其人组成的居民，又有了一支他们非法地给予塞浦路斯国籍的军队，他们建议这些“居民”和这个“国家”现在应当通过我们的签字而得到承认和合法化。他们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举行谈判，他们说，我们不让步，不肯举行以使入侵、占领、驱逐难民和从土耳其运出居民合法化为目的的谈判。

218. 由于这种情况，使得这个问题在安理会反复提出，由于该问题继续反复出现，就使安理会遇到要延长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这样的麻烦。因此，对于任务期限这整个问题，最适当的就是要问为什么有这个必要，谁应负责任。但是，在做的事情却是要把一切都掩盖起来。登克塔什先生说，我们拒绝出席谈判并不是出于什么原因，尽管他们提出了具体的实质性建议。他不敢讲事实真相，他说，所提出的理由是，那项建议不是要建立一个联合的国家，虽然他谈到联合，但不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结构的国家，而是为了分裂和分治。登克塔什先生没有这样说。他为什么不真诚地说：“塞浦路斯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说，我们的建议是为了分治，但是我可以证明不是这样”？他避开了争论之所在。他说，基普里亚努先生说这项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不说什么不能接受。这一次也是不让说出事实真相，而是把它隐藏起来。

219. 我们看到秘书长的最近一份报告是这样说的：

“我在尼科西亚与基普里亚努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的会谈是围绕着谈判过程的。”〔S/12723，第49段〕

登克塔什先生说，基普里亚努先生不想会见他，但是他终于与他会晤，后果怎样呢？安理会将会看到，他为什么不想再会见他：

“已经取得协议，将把塞浦路斯土族人就问题的主要方面提出的建议交给秘书长，以便于我对之进行研究，并就……认真而有效地恢复两族会谈问题与有关方面进行协商。”〔同上〕

220. 接着，登克塔什先生说，我们提出的不能接受以这些建议为依据的理由是，这些建议不合理。但事实并不是因为这不合理，而是因为它们具有自相矛盾的目的，这是为了分治，我将马上向安理会证明，在很多事情上它都是要分治，登克塔什先生提到南斯拉夫。如果问南斯拉夫——甚至问登克塔什先生——有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回答会是肯定的。它在南斯拉夫起作用吗？是的，起作用。在南斯拉夫，一个公民是不是南斯拉夫的公民，他是不是有一份由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发的护照？是的。但是安卡拉的建议是建立两个分开的国家，各自单独发自己的护照，单独进行注册，一切都是单独进行的。世界上有没有任何联邦不具备授予国籍和颁发联邦护照的中央权力机关？没有。

221. 我不能够详谈分裂主权在每一个方面的全部细节——这样的事太多了——这样的中央政府却毫无权威，而在宪法上允许它只在礼仪上起作用。土耳其代表没有谈这些事。为什么要把一切都掩盖起来而描绘出不自然不真实的局面呢？因为必须把在塞浦路斯犯下的罪行掩饰起来。犯那些罪行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要为分治铺平道路。分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吞并。我为什么说吞并？因为他们已经禁止在已经被占领的领土上的任何人说那是塞浦路斯。他们把它叫做土耳其，土耳其的梅尔辛省。现在他们对塞浦路斯的北方就是这样叫法。货币是土耳其的，邮票是土耳其的，在塞浦路斯建立的新银行是土耳其银行，它的地址是：梅尔辛，土耳其。公民们不许在他们的证件上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塞浦路斯；必须写：“梅尔辛，土耳其”。

222. 我们从他们自己的行动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他们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要实行分治，因为塞浦路斯现在还没有实行分治。我们在这里正为此而进行斗争，拯救塞浦路斯使之不被分治。分治的目的是吞并。这是现实。

223. 让我们来看看这里的事实。为什么关于我

们不要这种谈判的话说得这样多？马卡里奥斯总统和登克塔什先生在1977年举行过会晤，他们就建立以中央政府行使职权，成为统一国家的联邦达成了协议。登克塔什先生在这里使用了“统一”这个词。他说他们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在这里是这样说的，但是他提出的又是什么呢？是分治。因此他承认了统一是目的，他摧毁了那个统一——不是他，根本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安卡拉。这项建议是在安卡拉由索伊萨尔教授草拟的；登克塔什先生和所谓的塞浦路斯土族领导机构的其他人仅仅是安卡拉的传信人，在这里他是安卡拉的传信人。因此，土耳其的代表说，登克塔什先生要讲话，因为他当然是用安卡拉的声音讲话，让他来讲，以显示这是一个希族人和土族人之间的问题，这样要好得多。

224. 塞浦路斯曾经存在一个宪法问题，但不是一个世界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难以执行苏黎世和伦敦协议而引起的，由于安卡拉的影响，这些协议是制造分裂的、麻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协议不能起作用，于是塞浦路斯总统邀请土耳其的副总统来想办法使协议起作用，并使之可以行得通。提出的意见是，应当在正常的意义上给土族人更多的权利，制造分裂的内容应当删去。举例来说，建议取消单独多数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土族少数人在国家行使职权方面拥有否决权，允许土耳其族副总统在总统生病或缺席时可以代替或接替他，而根据制造分裂的宪法，如果总统外出、缺席、生病等等，应由一个希族人来担任总统。那项建议是要取消这一规定，并给土族副总统以副总统的全部权利。

225. 当时的副总统在考虑和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安卡拉立即进来干预并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说，他们不想调和，使人民在一起工作，也不想让土族人得到可以安抚他们的权利。他们要的是分裂。从那一刻起，麻烦就开始了。在向土耳其族方面提出这项建议之后，战争立即开始了。这当然是两方之间的战斗，战斗毫无疑问就会有暴行，但是这算得了什么。战争立即就停止了。我们有了联合国部队，大家都知道，有了这支部队，塞浦路斯土族人的人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保护，如果他们受到任何

损害，那末，为什么塞浦路斯土族人，或者安卡拉，不去找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或者欧洲人权委员会？

226. 另一方面，关于安卡拉在塞浦路斯侵犯人权的问题，我们有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现在全文已在散发。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说这是一册“很厚的起诉书，可能造成土耳其退出或被驱逐出欧洲委员会”。为什么没有关于侵犯塞浦路斯土族人的人权的报告呢？没有这样的报告。他们从未找过人权委员会，因为没有侵犯人权的事件。

227. 秘书长报告对这种情况是怎么讲的？已经有一整套这样的报告，从1964年起，到1965年，1966年，1970年连续不断都有报告。我不想花费时间对此一一加以阐述，但是这上面都有日期记载，我且向安理会举些例子。

228. 他们说，他们被置于一些飞地里，没有行动自由，他们成了难民。让我们来看看秘书长1964年6月15日的报告说了些什么：“塞浦路斯土族人在他们的地区之外不能活动，这也被认为是受到一种政治目的指使的”〔S/5764，第113段〕。他们被置于飞地里，借以制造一种分离的模式。确实是有40人，或者50人，或者1,000人——我不知道有多少——被置于飞地里，但是是谁这样做的？是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为了造成一种分离的模式，借出了事端的机会，他们说，这些人在危险之中，让我们把他们置于飞地中。但是正象报告所说，这里有政治目的，那就是“加强论证这样的政治主张，即塞浦路斯主要的两族人，如不在地理上加以某种形式的分隔，是不能和平地一起生活在一个岛上”〔同上〕。这就是土耳其为了分治的目的而需要的地理分隔，他们佯称这是为了安全而必需的。然后这份报告接着说：

“这支部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它暂时地护送塞浦路斯土族人和他们的货物运到目的地，这个工作最近已由新增加的驻塞部队的巡逻队和敏感地点的检查站所代替。”〔同上〕

229. 秘书长1965年6月10日的报告说：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保持着一种僵硬的立场，反对任何会使两族人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措施。”〔S/6426，第106段〕

因此，他们留在飞地中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也不是正在遭受其他苦难，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遵守他们领袖们的僵化的命令，不让他们与塞浦路斯希族人联合在一起。秘书长报告接着说：

“结果是，看来塞浦路斯土族人实行着一种有意识的自我隔离的政策。”〔同上〕

报告接着说：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对他们自己同族人的自由行动继续行使着有效的控制。塞浦路斯土族人如果想到有城墙的尼科西亚市以外去旅行，就必须得到许可……”

——他们还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回来——

“塞浦路斯土族人如果不把与其塞浦路斯希族同胞的接触限制在最低限度，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极其难于和本族人相处。”〔同上，第115段〕

230. 换句话说，这一整套做法就是要分裂两个族，使他们互相成为陌生人。登克塔什先生说，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房子被强占。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丢下了他们的房子，于是倒塌废弃了。政府提出了给他们重建，并邀请人民回来，但是他们拒绝回来，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回，而是他们的领袖们受安卡拉指使不让他们这样做，秘书长1967年12月8日的报告说：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政府催促难民返回自己的家园……政府把塞浦路斯土族人丢弃的房子修好或者重建……人们知道，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不愿意难民返回位于政府目前控制区内的家园。为了给这种立场辩护，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强调说这是由于对难民的安全考虑，尽管采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疑是政治性的。”〔S/8286，第127段〕

因此，所谓塞浦路斯土族人正在遭受苦难，以及他们已丧失安全保障等这些遁词，正如我一开头就讲过的，是要分割这个岛屿，最后吞并这个岛屿的一种政治借口。这份报告接着说：

“尽可能多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必定不受政府的领导”〔同上〕。

这是政治目的和政治政策，可是现在他们却在痛惜失去了自由和安全。

231. 秘书长在他1965年6月10日的报告中说：

“塞浦路斯土族人继续死硬地不让住在尼科西亚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区域的塞浦路斯希族人有行动自由。”〔S/6426，第112段〕

就是这样说的，尽管事实上塞浦路斯土族人在全岛各地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许多地区，塞浦路斯希族人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他们被从土耳其得到武器并进行叛乱的塞浦路斯土族人拘留在飞地里，然而塞浦路斯土族人却被看作是可怜的受害者。在关于建立共和国的谈判期间，一只从土耳其来的小船在非法卸下一批武器的时候被英国当局扣住了。换句话说，塞浦路斯土族人从土耳其得到武器，准备一场叛乱战争，一场分治战争。所有这些在文件A/SPC/PV. 923^④中都报道了。

232. 登克塔什先生谈到了和解的必要，热切希望和解的是我们。秘书长说，塞浦路斯土族人当中的普通百姓热切希望和缓和恢复和谐的关系。但是安卡拉代理人不允许这样做。很抱歉我不得不这样说，但是必须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这次讨论只是一个开头，还必须对此问题进行充分讨论。我们的外交部长已经发出了这样的通知。

233. 1966年12月8日，秘书长这样报告说：

“除了极少特殊情况外，塞浦路斯土族领导当局不允许所有的塞浦路斯希族人，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个人，进入他们控制的地区。这项禁令看来是作为一项政治原则问题来实行的”。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的一切行动的背后政治原则是安卡拉授意和指使的——

“没有以实际理由来说明其正确，只有凯里尼亚公路上的车队除外……，即使塞浦路斯希族人有驻塞部队人员护送，而且也不牵涉到安全因素，通常也是坚决地不让进入。”〔S/7611，第109段〕

换句话说，另一方不容许做任何使两族人在一起的事

^④《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特别政治委员会》，第923次会议。

情。我们要求和解。我们的心是向着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我们同他们生活了多少世纪，但是采取分治政策的人却树起了一道墙。

234. 还有另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我不得不做，但我必须去做，并且要完成它。登克塔什先生在他的信中以及在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了和解。埃杰维持先生谈到爱。他是一位诗人，我非常欣赏他的爱情诗。让我们考虑一下塞浦路斯是如何看待爱的。1975年7月20日，举行了土耳其胜利检阅，庆祝入侵塞浦路斯一周年。这是一个强国对一个国家的伟大胜利。在出席庆典的官员中——我要指出这一点——有安卡拉政府的副总统图尔汉·费齐奥卢先生。在那次会上散发了传单，土耳其报刊上大量刊登了这些传单。传单里有一首诗。诗的题目不是“爱”，而是“恨”，它在会上朗诵了，土耳其士兵集体地唱。诗的实际措词如下——请原谅我在这里在这样的气氛中读它，但是一定要读：

“只要复仇之念充满我的心，
只要我的心房仍为土耳其的大业而跳动，
只要字典上还有‘希腊人’这个词，
真主作证，这仇恨不会离开我。
一千颗希腊人的头颅冲洗不尽这个仇恨，
我要用石头砸烂他们一万颗脑袋，
我要空手拔掉他们两万人的牙齿，
我要把他们三万人的尸体投入水中，
真主作证，这仇恨不会离开我……一千颗
希腊人的头颅冲洗不尽这仇恨。”

这是在当局的批准下出版和流传的，是在土耳其副总统面前朗诵和歌唱的。我继续引这首诗：

“只要12万颗心能在一起跳动，”

——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有12万人，安卡拉是这样教他们的——

“只要4,000万颗心”

——这是土耳其的心——

“同我一起跳动，
真主作证，这仇恨不会离开我，
一千颗希腊人的头颅冲洗不尽这个仇恨。”

然后，这首诗在维也纳举行的两族会谈第三阶段开始之前三天传阅。在这次正式集会过后三天，他们前去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两族会谈。

235. 这使我想起了第三阶段发生的事情。登克塔什先生提到了它，我必须就此说几句。他说我们达成了交换居民的协议。根本就没有。协议不是关于交换居民的。当然，在没有文件的情况下，是可以歪曲现实的，但是我可以文件提出证明。1975年8月2日在秘书长在场时达成的协议内容如下：

“1. 目前住在岛的南方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将得到允许，如果他们有此要求的话，按照一个有组织的计划并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协助之下，带着他们财产移往北方。”

原来，这就是他们想得到的好处。

“2. 登克塔什先生重申，并且得到同意，目前住在岛的北方的塞浦路斯希族人可以随意留居，并将得到一切帮助来过正常的生活，包括提供教育设施和进行宗教活动的便利，以及由他们自己的医生照管医疗保健和在北方有行动自由。

“3. 目前住在北方的塞浦路斯希族人，出于自己的要求，没有受到任何压力，希望迁往南方者，将允许他们这样做。

“4. 联合国可以自由和正常地去到北方塞浦路斯希族人的村庄和居住区。”〔S/11789，附件〕

236. 这牵涉到15,000名塞浦路斯希族人。等到有8,000人去到北方的时候，对塞浦路斯希族人的骚扰和暴行立即开始，1,500人因而减少到1,700人。他们不得不离开。其他的人被杀掉了。没有被杀掉的人不得不丢弃他们的财产和房屋离开，变成了一贫如洗的难民。这就是那项协议，而登克塔什先生谈到交换居民。在那儿交换居民？有谁会丢弃自己的财产而离开？现在即使这1,700人也在发出求救信号：“我们想留下来，但是办不到。他们在杀我们。”

237. 这就是今天的局面，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有困难。我恐怕不得不再次谈那项建议。我说过，这

项建议不能成为谈判的基础，因为它等于是分治。但是，除此之外，从这项建议出笼的时候起，事情就变得很明显，我们的目的是相反的。当目的相反时人们是不能进行谈判的。一方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另一方要进行分治。因此，如果你们目的相反，你们是不能谈判的。这项建议影响了整个谈判过程。如果塞浦路斯希族人方面和政府是有道理的话，只要谈判的基础是分治建议，我们就不能举行谈判。

238. 塞浦路斯总统的非军事化建议是同和解与谅解的政策相吻合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将欣然行事。如果安卡拉允许塞浦路斯土族人有谈判的自由，让他们自由表达自己的希望和感情，允许他们在一起工作，他们将会和解，问题也会得到解决。我们很清楚，普遍百姓的感情是主张和解。在吃了土耳其入侵的苦头的人发表的许多谈话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为此目的，总统的非军事化建议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这对于其他一些小国进行他们的非军事化也是一个推动。

239. 因此，为了使谈判有成果，就必须有诚意和共同的目的。正象我所表明的，从目前情况看还是缺乏诚意，从入侵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宣称这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从8月2日协议所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提出与协议完全相反的分治建议。一旦他们表示诚意，我们即准备进行谈判。一旦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即准备进行谈判的。但是我们不要进行用以掩盖罪行的谈判，这种谈判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240. 同时，安卡拉的态度不仅仅是损害整个塞浦路斯人民，希族人和土族人。我们知道，这种局势使真正的塞浦路斯土族人正在遭受苦难。他们表达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但是我要说，这对整个国际社会是件坏事，国际社会容忍了对这样一个国家进行侵略和入侵的局势，因为安理会的决议没有得到执行。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概括起来看。造成塞浦路斯这种局面的是因为没有执行安理会的决议，这是违反宪章的规定的。宪章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和四十三条规定安理会的决定必须予以执行。由于没有在塞浦路斯执行这些决定，因为决定没有得到执行，所以塞浦路斯局势在恶化，世界的局势也普遍在恶化，因为没有法律

秩序，没有安全。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塞浦路斯问题也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241. 我很抱歉，占了安理会这样长时间，不管怎样，各理事国将会有非常长的时间听不到我的声音。

242. **阿基曼先生(土耳其)**：我只想讲几句话，对希腊代表所谈的两点作出回答。

243. 蒂尔克门大使没有说，他全盘拒绝今天清晨通过的决议。他说，他没有全盘接受它。我敢肯定，这一点细微的差别，帕普里阿斯大使不会看不出。事实上，蒂尔克门大使不仅同意对驻塞部队任务的展期，而且支持秘书长继续进行调解，这是这项决议中的两个主要之点。

244. 至于土耳其拒绝塞浦路斯政府的存在，我确信希腊代表会让我们有资格在这一点上有我们自己的观点。

245. **帕普里阿斯先生(希腊)**：我主要想澄清的是，我反对把1974年7月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归咎于希腊的错误解释。土耳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的意见。但在塞浦路斯政府存在的问题上，我们拒绝他的意见和他的推理。

246. **主席**：我得到通知，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由安理会邀请来的登克塔什先生还想再发言。我请登克塔什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位并发言。

247. **登克塔什先生**：在这个时候我应邀发言时，我要做的是谢谢你，主席先生，和所有其他理事国支持两族会谈继续进行。但是过不多久，我听到罗西季斯先生解释为什么塞浦路斯希族人不想继续进行两族会谈。我希望，在延长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使我们拥有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将找到新的根据，新的理由来改变他们的主意，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的灵活性是摆在这里的，我们想要谈判。我们希望尽快得到和平，当秘书长要我们开始谈判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248. 这里有人说，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基普里亚努先生说过他愿意塞浦路斯解除武装。我们被征询意见。是这样的。当我们与塞浦路斯希族领

导人、已故的马卡里奥斯主教进行对话时，我们同意以我们的四条指导方针中的某些因素来解决塞浦路斯的前途问题。因素之一是塞浦路斯的不结盟。如果塞浦路斯作为一个整体解除武装的话，当然，当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与我们会晤，我们进行讨论和对话开始的时候，当他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我可以向他保证，共同缔造塞浦路斯社会的土族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共同缔造者，塞浦路斯的独立与主权的共同缔造者，将会毫不迟疑地与塞浦路斯希族人达成协议，如果这个问题公正合理地向我们提出来的话。这是一个未来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当它以两族的形式建立起来的时候，将会加以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们甚至会在这以前就作出决定，如果这两位领袖之间的对话能保持着的话。但是，基普里亚努先生不能自行给整个塞浦路斯作决定。

249. 我不准备回答罗西季斯先生提出的所有的问题。他把我叫做安卡拉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降低身份回答他的话。安卡拉是塞浦路斯土族人的中心，正像塞浦路斯希族人把雅典看作希腊文化中心一样。这里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塞浦路斯希族人与希腊文化的中心一起，企图攫取塞浦路斯，把它统一到希腊去。这就是两族人是怎样被拖入冲突之中去的，十分自然，我们民族的中心，土耳其，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一边。他们企图对塞浦路斯所作的一切，以及我们对之进行抵抗，这就使塞浦路斯毁于目前这样的状态。土耳其通过对塞浦路斯的干预，拯救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塞浦路斯仍在那里。我们已准备好伸出我们的手表示同意来重新开始这个过程。

250. 我再说一遍，我不打算占安理会的时间来谈难民问题，失踪的人口问题，以及什么是塞浦路斯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在报告中已经有了。

251. 我与罗西季斯先生是老相识。我们在法院里较量过。每当他打一场官司他看到自己快要输的时候，他总有对策。他惯于用“催眠”的办法，使法官睡着，他引用他图书馆里所有的书——有关的或无关的书，新书或旧书——他常常是侥幸成功。但是这里不是法院。我觉得他玩这种策略是玩过头了，但是我不打算把那些秘书长的旧报告，那些曾经目睹塞浦路

斯的苦难的记者的旧报道来强加于安理会。这不是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252. 他问道：那个所谓的塞浦路斯联邦是建在什么领土上呢？我会告诉他的。那是在塞浦路斯北部，土耳其人在那里有财产的地方——在南部地方拥有财产的土族人已经把他们的财产留给那里的希族人，来到了北方。我们准备在谈判中讨论这些——交换居民，交换财产，补偿。将会对一切进行讨论。但是他们必须坐到谈判桌上。只是，这样谈谈和指责别人是没有用的。

253. 他提到我回家时遭到的逮捕，我被禁止回家有四年半之久。他说我带了武器。我有一把左轮枪。但是由于我的政治地位，早先时候他们自己的内政部长允许我带一把左轮枪。我被捉住了。他说我应当高兴没有被杀掉。当然，我很高兴没有被杀掉。但是我会忘记那些在被捕时给杀掉了的人。这样的人很多，秘书长报告里提到了这些。

254. 他还提到——时间不早了，我要结束我的发言——已经朗读过的一首诗，他说这是在我们的一次庆祝会上朗诵过。是的，这首诗是一个青年1963年写的，他亲眼看见他全家在利马索尔被屠杀。遗憾的是从1963年到1968年，这首诗曾经是那些被围困，被袭击，被剥夺了权利的土族青年的文学作品，他们当中许多人被禁止回塞浦路斯。安理会也许会觉得奇怪，在土族人地区现在有一个烈士子女协会——实在是遗憾。这个协会就要在那次游行中散发和朗诵这首诗。从那以后，我们同他们谈了话——我们只能做到这些。我们对他们说，这首诗不好，我们不能靠仇恨生活，我们应当按正常的准则来生活。但是这首诗还在，它只是反映了我在这里说的事实——土族人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这类诗，已深深印入爱好文学的青年人脑中。发生这样的事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我可以举出塞浦路斯广播电台发表的许多诗——甚至在秘书长的报告里也有记载——对此我们提出过抗议。

255. 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把罗西季斯先生看作是个聪明人。但是我对于他仍然抱着旧观念实在是无能为力。作为一个好外交家，他可以用说服的办法来帮助他的领导人坐到谈判桌边

来，不是像他今天所做的那样，而是要像我们在走廊上面对面碰见时他对我谈话那个样子。我要他这样做，要有那样的勇气，要有那样的胸襟在这里说，他们也错了，我们只有走到一起来才能做得对。这就是我期望于我所认识的罗西季斯先生，他在这个年龄我对他抱有希望。这是他能够为塞浦路斯做的最后一次服务——不要去积累旧的材料，把适合他心意的挑出来，从希族人对我们犯下的大量错误中，挑出几点来设法证明，土族人是错的。我们说，我们要求解决问题，我们说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克服种种障碍——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和平。

256.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257.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当然，我不想作长时间的发言，但是我想对塞浦路斯土族人领袖登克塔什先生说，我希望他说的事情是真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不是事实。因为他说他们愿意和解。他说，那首诗仅仅是一个人所表现的愤怒。但是那是大肆宣扬了的。那是得到一个组织的推崇的。是作为传单散发的。那不是在这首诗的青年人的桌上发现的。它被当作一项政策。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一直在设法伤害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土族人之间的和气。

258. 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在入侵发生后派了代表到塞浦路斯来。他们提出了一份报告，我已把它散发给大家。在入侵和土耳其军队来到之后，他们看到塞浦路斯希族人在寻求塞浦路斯土族人保护他不受这支军队的暴行之害，大为吃惊。而更加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说，塞浦路斯土族人在寻求塞浦路斯希族人的联合与保护。

259. 这就说明，一支入侵的外国军队带来了多少灾难。他们也许同塞浦路斯土族人属于同一个种族，但是一支外国的入侵军队就是入侵军队。一支外国的占领军就是在损害平民百姓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占领的军队，而无论他们是希族人还是土族人。当然，希族人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悲惨的受害者。但是塞浦路斯土族人也吃了苦头，我确信，在登克塔什先生心里头，他是知道这些的，因为报上登了那样多，虽然新闻是受到限制的，虽然在报上写文章的人，如果他们透露出塞浦路斯土族人在遭受苦难的秘密的

话，他们即受到生命的威胁。如果不想使他们不遭受苦难，必须让他们自由与我们进行谈判。

260. 让登克塔什先生追随那些不赞成入侵的人的行列，本着爱和谅解的精神来实行和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你不能够有爱和谅解，同时又拿着枪作战。非军事化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261. 登克塔什先生认为我说得太多——也许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我说的话不是事实。他说得也许不多，但是如果他说的不是事实，那也不会因为他说得不多而就变成了事实。他说他不打算用文件来麻烦安理会。能够证明任何这一类事情的文件在哪里？我要问他：他是不是能够得到安卡拉的许可，或者与安卡拉合作——我所知道的却是另一回事，那是做不到的——提出建议实现塞浦路斯的统一，而不是使它分治？那样，他立刻就会看到，会有要求举行谈判的强烈愿望。但是要办到这一点，塞浦路斯土族人就必须有行动的自由。他们不是自由的代理人。在岛上有土耳其军队的铁蹄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有行动自由的。

262. 土耳其军队也影响着我们，因为他们给我

们造成既成事实并驱逐居民。但是，只要我们站在另一方，他们就不能影响我们的感情。但是在被占领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在统治着被占领地区。人民不能提出与土耳其占领军相反的意见——一种非官方的声音。你能够听到抗辩，你能够听到遭受苦难的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怨言，但是他们不能进行谈判。

263. 因此，至关紧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要得到执行。登克塔什先生愿意据以进行谈判的建议，但愿它是在安理会各项决议规定的范围内的建议——不是反对这些决议的——不是出于主张分治的立场的，分治的立场是反对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独立和统一的，而这些却正是安理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他们提出的建议必须不越出各项决议的概念，不越出联邦的概念，团结这个国家，而不是摧毁它。

264. 我们希望，新的主张将占上风，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会见登克塔什先生，如果我还活着的话，那时他是本着新的谅解和爱的精神，但是也是本着统一而不是分裂的精神。

下午 8 时 40 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